变成种子的小孩

给内心
还是“小孩”的
每个人



开开
编著



“小苗，小苗快长大！”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变成种子的小孩

给内心
还是“小孩”的
每个人



开开 编著



“小苗，小苗快长大！”

中信出版集团

变成种子的小孩

给内心
还是“小孩”的
每个人

开开 编著



“小苗，小苗快长大!”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变成种子的小孩

作者:开开

ISBN:978752172811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变成种子的小孩》是一本孩子们的作品集，是孩子们自己的故事、见解和思考，书中包含了七个孩子的三个绘本和两本杂志，以及由我记录下的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的过程和思考。

七年来，我一直带着不同的孩子在“做书”，虽然我们多以绘画和视觉的形式进行创作，但我们并不定义它为绘画课，我们也不会以造型、色彩、构图等去定义我们作品的好坏。因为是“做书”，我常常说，我其实就是他们的编辑，我们每周聚在一起聊天、听音乐、看电影、看展览和读绘本，甚至一起去露营，我们会分享各自的零食、彼此的生活，我们是一起工作的伙伴。

用“书”来引导他们清晰和丰富的表达，用“书”来展现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用“书”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这就是七年来我和孩子们做的事情。

这本合集快要完稿时，我问马上就要14岁的嘉佳：“你觉得这本书的读者群是孩子还是成人？”

嘉佳：“都是啊！我们主要是发表一个对世界的看法，没有年龄限制。尤其《谁是女巫？》这期杂志就是反对歧视，如果书还有限制的话，这不就是歧视吗？”

“嗯，这也不算是限制，出版社需要确定目标群体。”

“对任何群体都不要有刻板印象。这本书其实可以写给青少年的家长，还可以写给男性们，让他们对这些问题都有所了解，并没有什么年龄和性别的限制。”

“嗯嗯，你说得有道理，我们也觉得是针对所有人的。”

所以当你拿起这本书，不论你是谁，成年人或未成年人，男人或女人，已为人父母或不想成为父母，希望这些故事都能帮助你们回想起你的童年，也许我们都是这样长大，有过同样的欢笑、沮丧和意外，我们

也不要忘记，这些故事里也有坚毅、果敢、容忍和理性，这些平时我们不曾与儿童联系在一起的、生命河流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感谢本书的作者嘉佳（13岁）、豆豆（13岁）、玥玥（12岁）、至柔（9岁半）、妮妮（10岁）、都兰（9岁）、图钉（4岁半），因为你们，我们听到心里的声音。

开开





送给需要陪伴的每个人

变成种子的小孩

嘉佳（6岁）

那个只顾看手机，不陪嘉佳的妈妈，也许就是大多数父母的样子。





小嘉妈妈在看手机，

小嘉郁闷的站在一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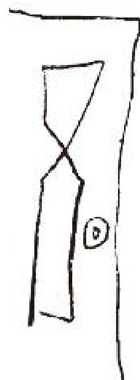
因为小嘉妈妈爱看手机，

到哪都带着。



一天，妈妈发现小嘉变成了一个很

脆弱的小种子。





妈妈哇哇大哭，这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







神秘人对妈妈说："只要每天陪她说话，给她浇水，种子就会变成小小的嘉佳。"





妈妈辛勤地给小种子浇水……





一星期后，妈妈又开始看手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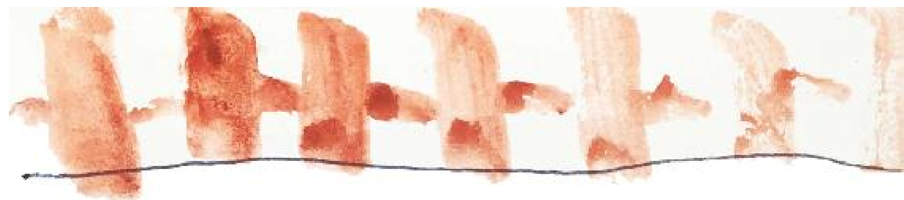
第二天，妈妈发现小苗枯萎了。

妈妈哇哇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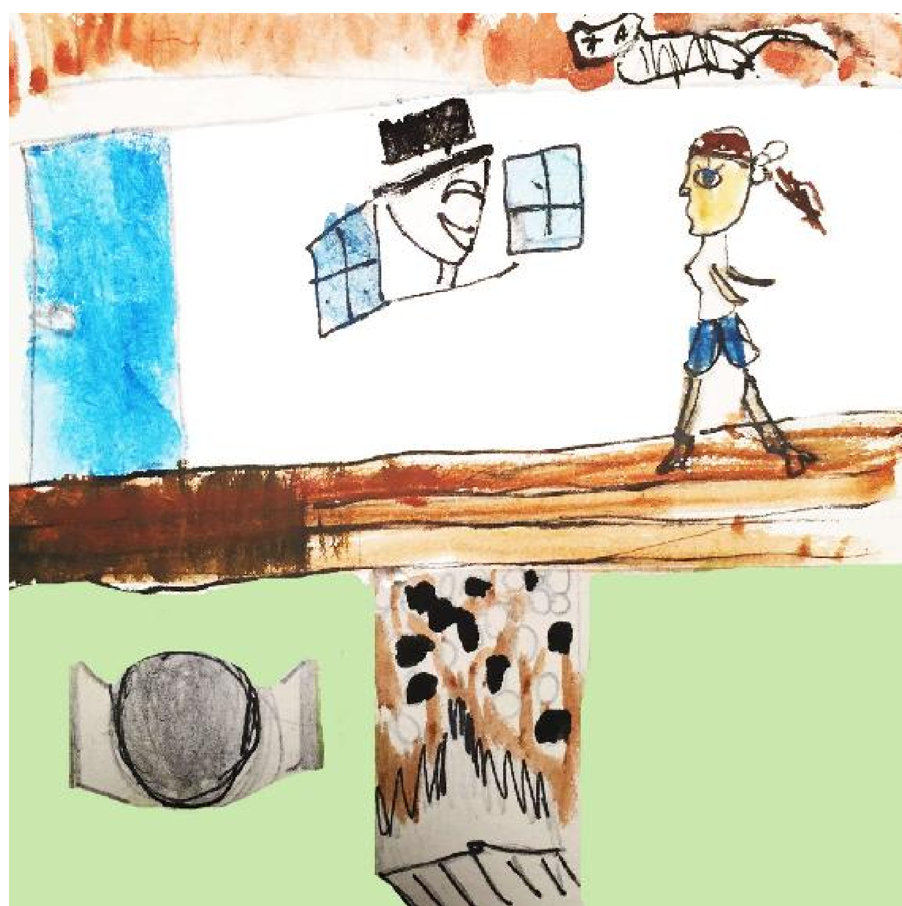




神秘人又出现了。









神秘人说："你必须彻底放弃手机，种子长大后才会变成嘉佳。"



“小苗，小苗快长大！”









小苗慢慢长成嘉佳的样子了。





妈妈再也不玩手机了，高高兴兴地

和嘉佳去玩了。

不再成种子的小孩

嘉佳是第一个跟我做书的女孩，那时她六岁。

第一次和嘉佳见面是在小区外面，她害羞地躲在妈妈的身后。我牵她手，和她走路回家，仔细地跟她聊天，几分钟的短暂路程之后，小嘉佳已经不再拘谨。

“为什么要来跟我画画呢？”

“我想学素描。”

“为什么要学素描？”

“因为一个哥哥在学，我也想要学会素描。”

“嗯。那你知道素描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你学素描是不是想像哥哥那么厉害？”

“嗯，你怎么知道的？”

“你平时喜欢看什么书？”

“我喜欢柯南，你可以帮我画一个新一吗？”

“没问题，现在就画一个送你。”

嘉佳看到自己挑选出来让我临摹的新一，高兴得不得了。

“太开心了！”

因为新一，我们又走近了一些。

从小因为擅长临摹卡通人物，我得到过很多赞赏，但我告诉嘉佳：一幅好的画，画得像并不是唯一标准，如果可以把画画变成你的语言，

在你需要用画画这个工具去表达的时候，能够清晰地呈现出你的想法，以及引起共鸣，这个才是重要的。

“你觉得什么样的画是好看的呢？”

“……”

于是，我们开始一起阅读绘本和画册，欣赏家中一些好看又奇怪的装饰品。

“都好看啊！而且不是画得像才好看，有自己的特点就很好看。”

小嘉佳总结道。

嗯，小嘉佳的悟性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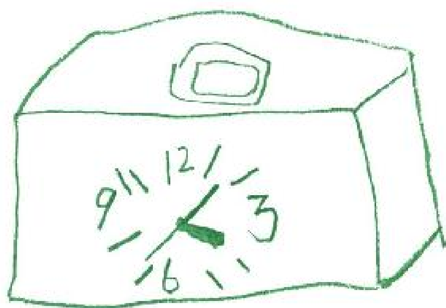
“我们来一起画一下我家的闹钟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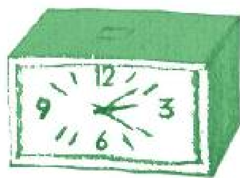
很快，我们各自画完。

“嗯……我虽然比你画得像，但是你画得好可爱！我喜欢你画的！”

“嗯，我也喜欢我画的。”

小嘉佳一点就通！





我想，可以带着小嘉佳一起玩了。

此后的每个周六，她会和我一起做手工，画画儿。我们一起看那时还没大火的《啊，设计》，一起品味《深夜食堂》的百态人生，一起向往《小森林》的天然乡间生活，一起去看隐藏在胡同里的小众展览，一起聊天，一起吃零食。

就这样，嘉佳把学习素描的想法抛到脑后了。圣诞节给妈妈做贺卡，给过生日的阿姨做羊毛毡戒指，还学习了刺绣，体验了女红。原本笨手笨脚的嘉佳，因为刺绣的精细动作，手指也锻炼得灵活了。除此之外，我们还一起做丝网印刷、刻橡皮章、做布偶……每一件作品并不只是兴趣所致，而且是带着呈现、赠送、表达心意的想法去想、去做，没有人要求作品非要是什么样子，嘉佳可以尽情感受手工的力量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自由表达。

一天，我看着桌子上几个置物的小瓶，问嘉佳：“这几个瓶子高低、粗细不同，你有没有觉得它们像不同性格的人？”

“这个有格子的小矮瓶好像穿了菱形毛衣，很绅士的样子……”

“我们把它们想象成几个角色来画一个故事怎么样？”

“太好啦！”

于是，嘉佳赋予了形态不一的小瓶子不同的角色，讲了一个三人相约吃饭的故事。

也就是从这几个小瓶子开始，我们开启了故事的创作。

嘉佳的父母工作很忙，她上学放学都是由保姆接送。有一次，嘉佳跟我说，她最盼望的事情是爸爸妈妈可以接送她上下学。原来，爸爸妈妈的“陪伴”在嘉佳这里是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

看着嘉佳委屈的表情，我记在心里了。

假期后的重聚，我们闲聊起来：

“妈妈最近放假在家有没有好好陪你呢？”

“并没有，我妈总是工作，看手机。”

“妈妈看手机时你会很生气吗？”

“当然了！”

“那你跟妈妈说过吗？”

“说过！可是没什么用！”

“那我们画一个故事吧，因为妈妈总看手机，你特别伤心，需要对妈妈有个小小的惩罚，怎么样？”

“怎么惩罚呢？”

“妈妈总看手机，不陪你，然后……你变成了一粒种子。”

“……然后妈妈特别担心，这时来了一个神秘人。”

“神秘人？神秘人长什么样子？”

“像柯南里的黑衣人。”

“好啊！神秘人来了要做什么？”

“告诉妈妈不要再看手机了！”



“我们把故事写下来，然后把每个角色的样子画出来看看。”

《变成种子的小孩》是我们一起做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全部由嘉佳手工完成，自己裁纸，自己用线进行装订。有了角色设定和故事脚本之后，我们就在做好的本子上开始创作了。

“被子可不可以用布剪出来做拼贴？”

“可不可以放上一颗真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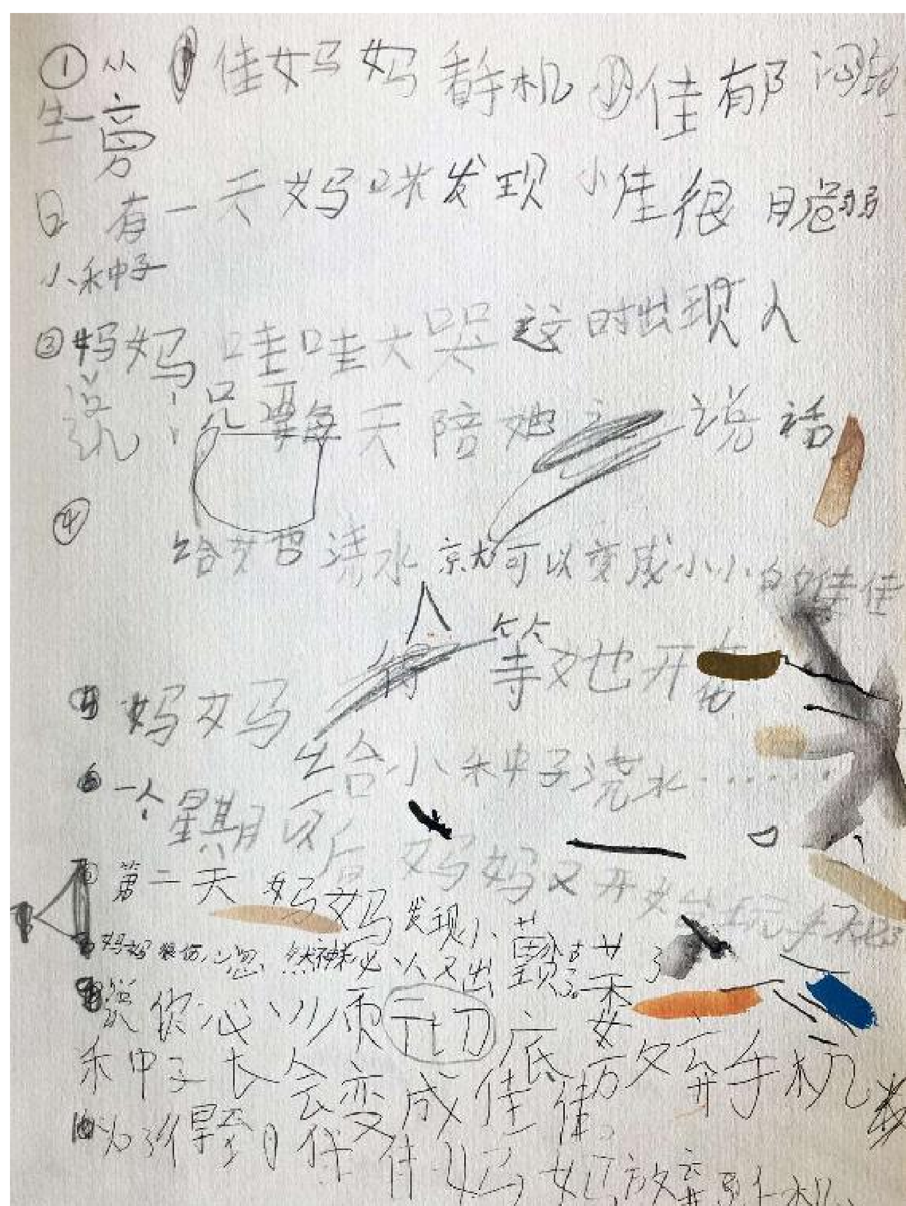
“这里门真的可以打开一下吧！”

“还有这里开一扇窗。”

……

平日里看过的展览、读过的书、做过的手工……就是此刻创意的来源。

嘉佳希望妈妈看到这个故事，可以抽出时间多陪伴自己——这就是一个六岁小女孩简单质朴的愿望。嘉佳的妈妈拿到书后，被自己在院子里“葛优躺”看手机的样子逗笑到不行。她说：“这还真是我平时的样子，全被嘉佳捕捉到了。”我当时还没有孩子，跟嘉佳做完这本书后，我便暗暗告诉自己，以后有了娃，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一定不要看手机。现在，我的孩子图钉四岁了，他会认真地对我说：“妈妈，你不要再看手机了，这样眼睛会瞎的！”他第一次看《变成种子的小孩》就非常喜欢，它说出了孩子们的心声。那个只顾看手机，不陪嘉佳的妈妈，也许就是我们中大多数父母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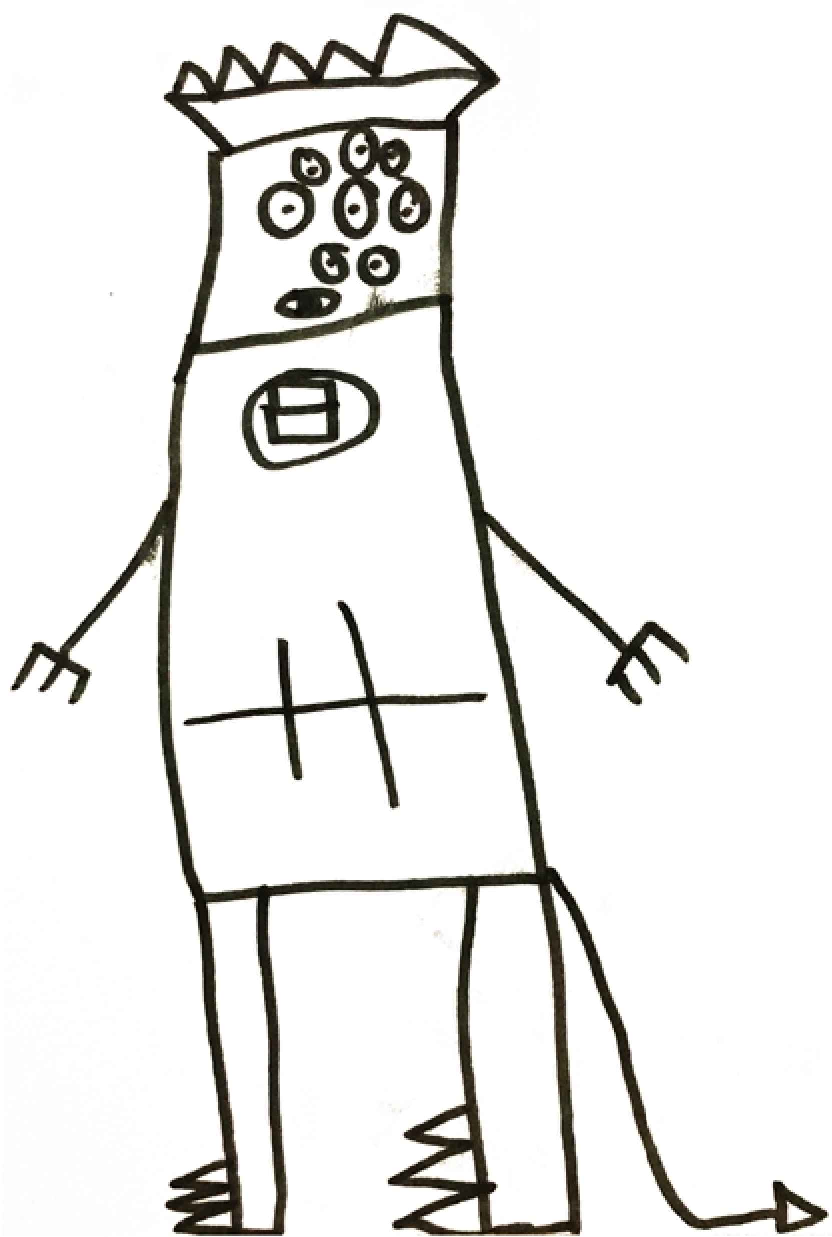
2019年，我带着《变成种子的小孩》去参加北京abC艺术书展，对这本书进行了重新设计和装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书里那些手工的部分，每一粒种子都是由我们一颗颗亲自粘贴上去的。截止到2020年8月，这本小书已经是第六次印刷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书展上有很多成年人喜欢这本书，有些人甚至会看哭，问及原因，大多是联想到自己“缺失的陪伴”，想到爱看手机的伴侣或家人每天沉浸在社交媒体中，获取手指滑动的三秒钟快感，以至于总是忽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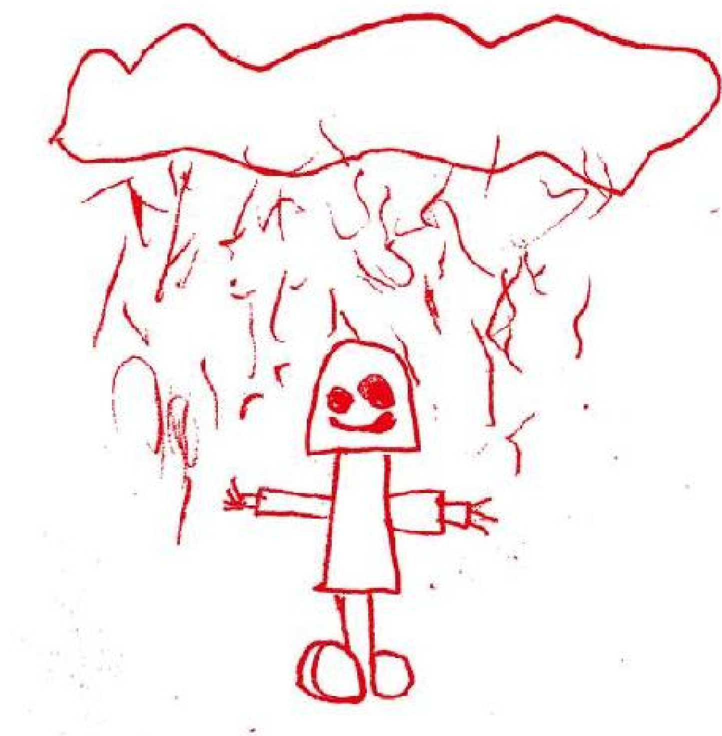
《变成种子的小孩》让麻木的成人感受到一丝触动，原来那些习以为常的“忽视”以及“被忽视”都在心里留下了伤痕。

每一个孩子都是真挚的，我恰好看到了这种真挚的力量。幸运地，嘉佳和我一起找到了呈现这种力量的方法。感谢嘉佳，与其说我带着她做书，不如说是她推着我做书。而希望通过《变成种子的小孩》向妈妈索求“陪伴”的小嘉佳，已经从六岁害羞的小女孩成长为能够对抗部分虚无的大姑娘，她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理解，也对周遭有了更多的同理心。七年后，变成种子的小孩已经开始原谅妈妈。

她，不会再轻易变成柔弱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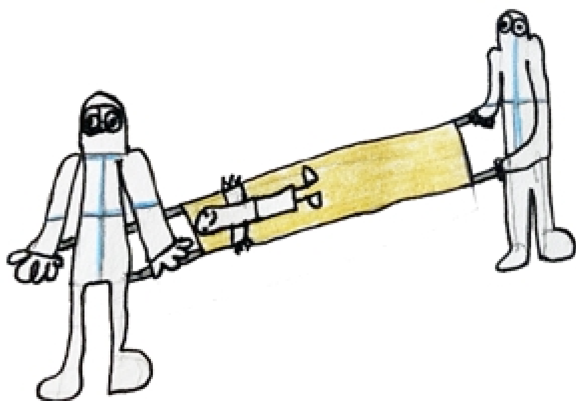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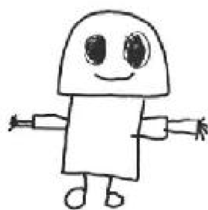
送给每个温暖忧伤的你

小小人倒霉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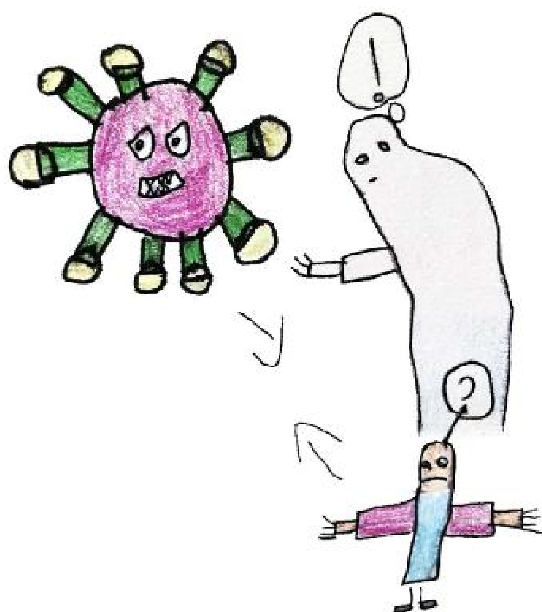
都兰（8岁）

被遗忘的小小人是他的内心映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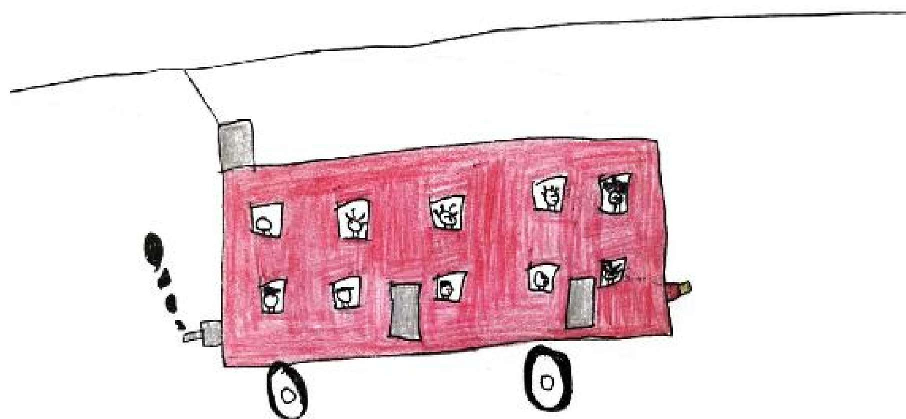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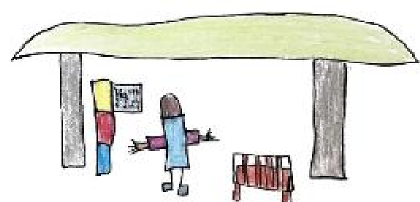
我是小小人。



一天，小小人看到一个怪物，
他不知道它是什么，他很好奇，
于是偷偷摸了一下怪物，
摸完，他感觉自己很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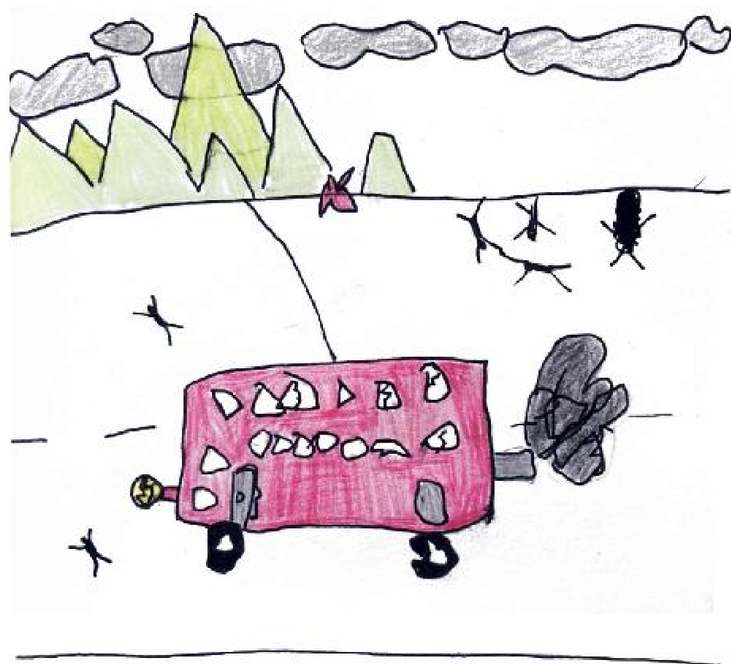


但是，小小人还是坐上了家门口的
16路双层巴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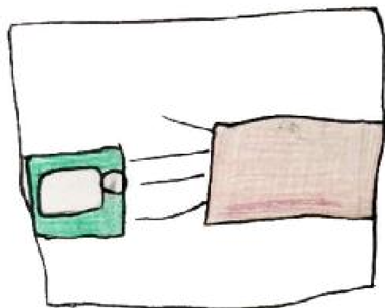


巴士开出没多久，全车人都感觉
不舒服，整个汽车生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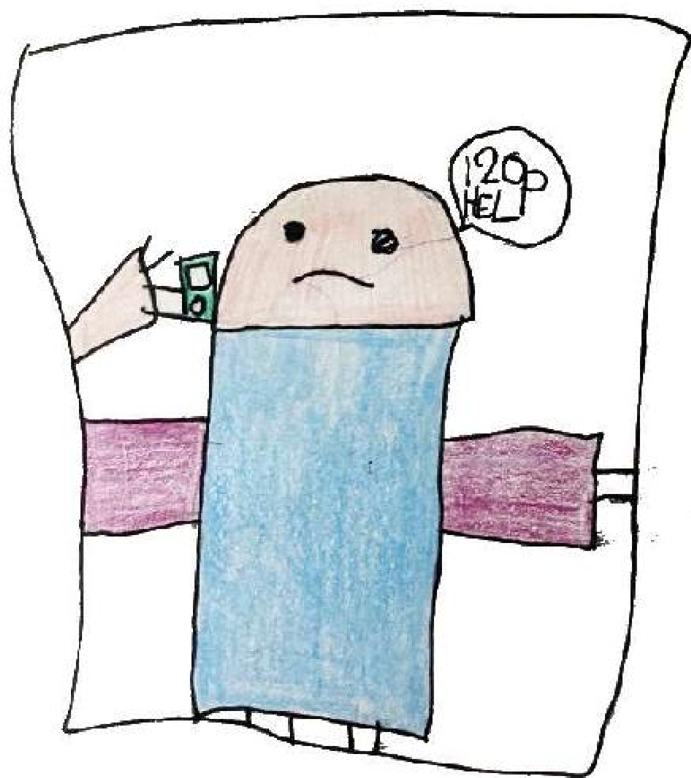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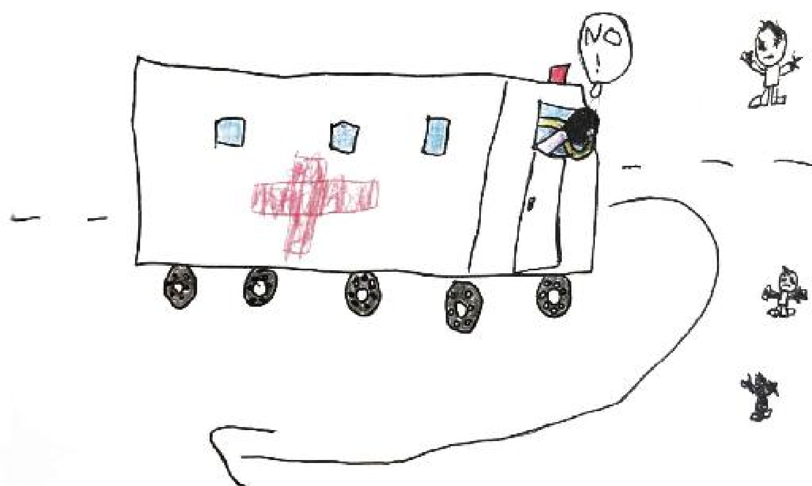




小小人挣扎着拿到手机，拨打了120，

希望有人可以救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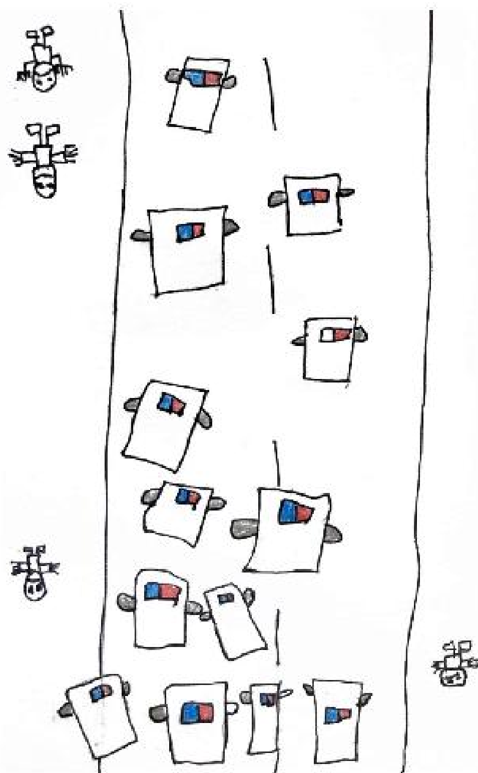

120
HELP



一辆救护车开来了。
oh，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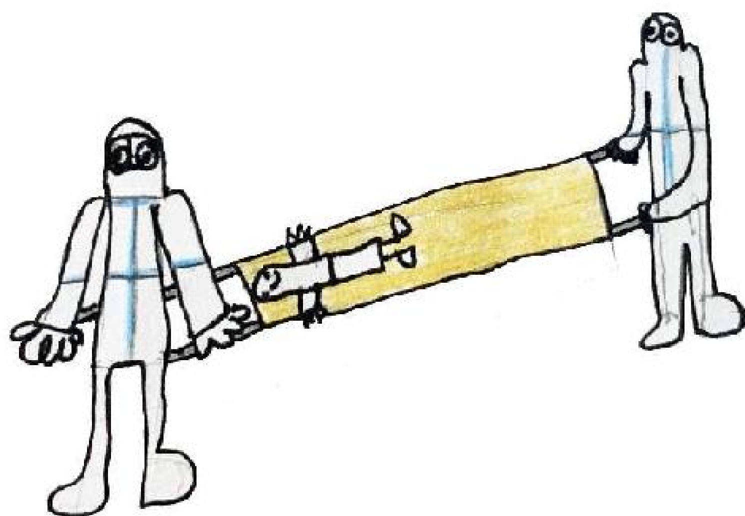
他看到太多人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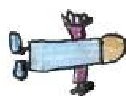
一转身就走了……



原来是去叫了更多救护车。越来越多的救护车开来，

道路变得很拥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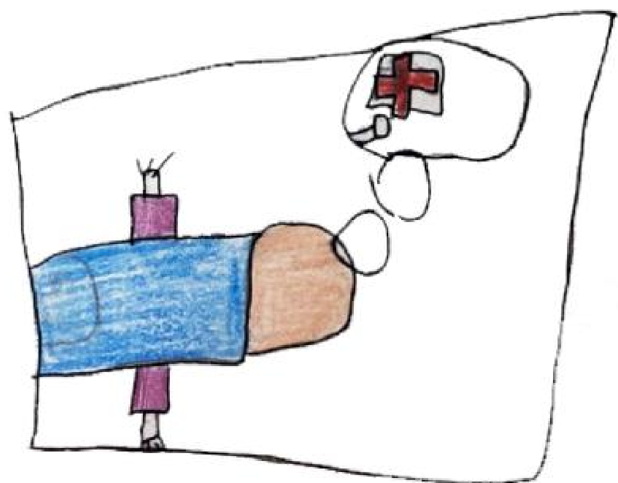




医生救走了所有人，
唯独小小人被遗忘在角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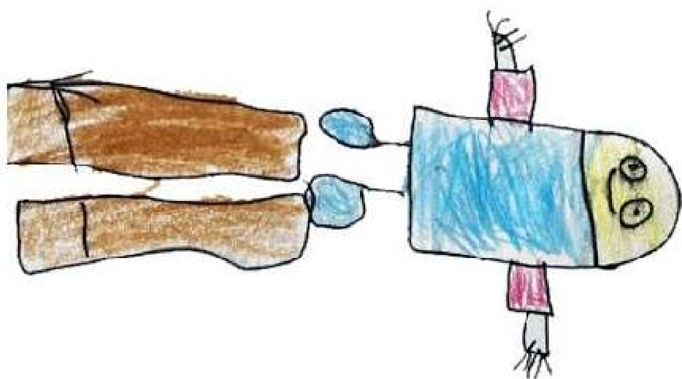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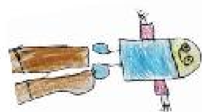
大家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慢慢好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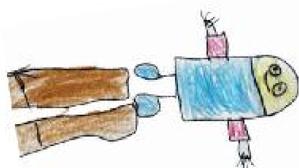


可怜的小人依旧躺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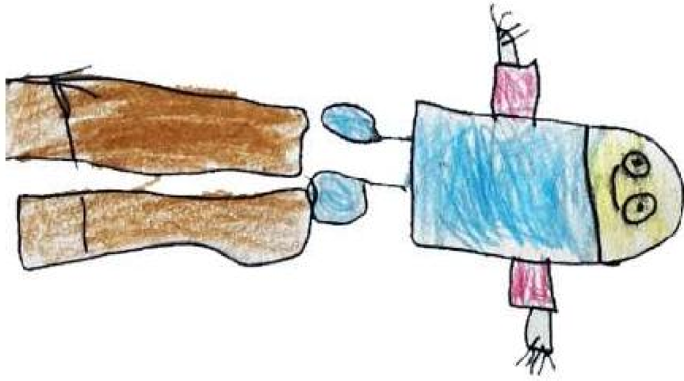
他心中不停地喊着：“医生快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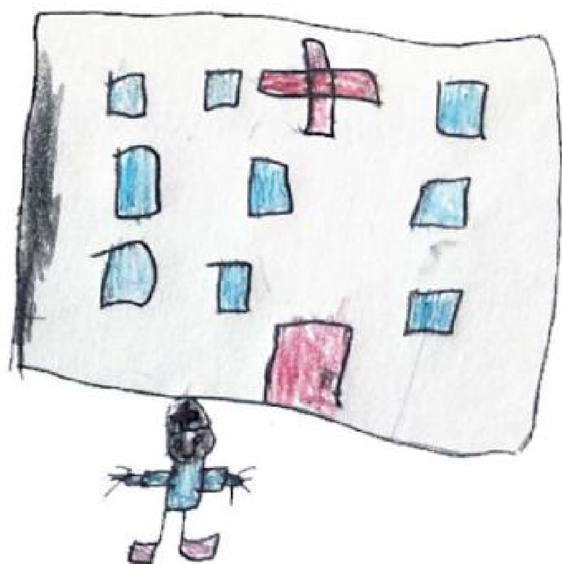






小小人决定一个人爬向医院……





终于，医生看到他了!



小小人得救了。

铺设通往内心的地图

涂鸦就像一幅地图，描摹着“内在的风光”。它一方面描画出了有待处理的障碍，另一方面表达了障碍的来源和处理的途径。

——哥特鲁德·肖腾洛尔

“被遗忘的小小人是他的内心映照吗？”这是在看到都兰的作品时我的第一感受。

都兰的妈妈拉拉是我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带孩子们去比较粗犷的地方游玩，一起爬山，一起睡蒙古包。都兰总是那个体力最好、精力最旺的小男孩。拉拉对都兰有个评价：永动机。多动，精力永远旺盛，总被不理解他的大人当作“问题儿童”，但看似莽莽撞撞的都兰，心性特别善良、敏感，对朋友仗义、温柔。朋友说，都兰身上大概有青草味吧。

青草味的都兰，倒是很贴切。

去年，都兰上一年级了。听拉拉说，他在学习这件事上有些受挫，变得自卑、自我否定。而后都兰转学，新老师对他很有耐心，他的学习开始慢慢有了起色。紧接着，疫情开始了，都兰和其他孩子一样被迫在家上学，没过多久，都兰在家憋坏了，时常无端发火不开心，拉拉有些焦虑。

几个月后，大家相约带孩子们爬西山。爬完西山，都兰心情大好，和妈妈约定每个周末都要爬山。我也向都兰正式发出邀请，来跟我一起做书吧。

带都兰做书，拉拉很早就跟我提过，只是我担心不能胜任和都兰一起“工作”。因为如果不能对他倾注足够的耐心，那只会多一个对他“失望”的大人——面对一个精力旺盛的男孩产生的无能感会让彼此都感到适得其反。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成人都是极大的挑战，孩子在此刻会更加无助、焦虑和恐慌。看着闷闷不乐的都兰，我决定接受挑战，和他一起做点什么。

“都兰，疫情在家你都做了什么？”

“现在特别爱做饭，尤其是玉米糠炸鸡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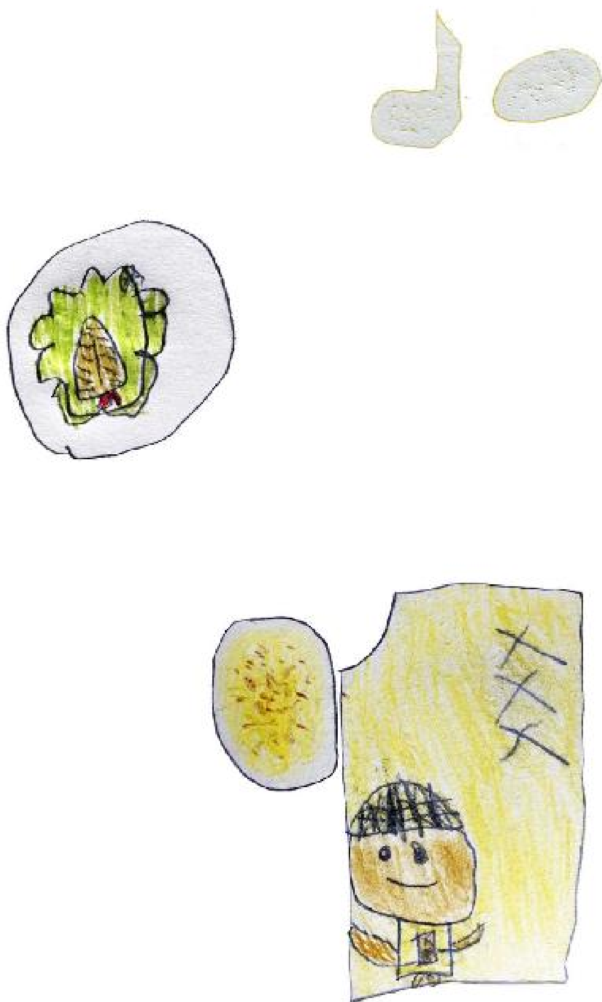
“你怎么看现在的疫情？”

“特别不开心。但是现在妈妈答应每周和我爬山，我心情好些了。”

“你平时喜欢画画吗？”

“一点也不想画，因为我画得特别差。所有同学画得都比我好。”

……



　　但当我和都兰说起和他一起去过的他的东北老家，他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他说老家特别美，有山，有河，他特别喜欢老家。说这些的时候他眼睛闪着光。

　　开始两次和都兰见面，我们会简单聊会儿天，我给他读读故事，陪他看看漫画，让他看看我的工具，做些手工，我们并不着急非要做出些什么。他最近爱上做饭，那就让他和图钉爸爸一起做饭，陪他炸鸡翅，教他炒一盘藕……慢慢地，都兰放下了对新环境的“戒心”，我也感受到

他对于关注和认可的极大渴望。待到第三次见面时，他画了一个小小人和长得像病毒的“怪物”。我问他，你的故事会和病毒有关吗？他特别坚定地说：“不，我不想画新冠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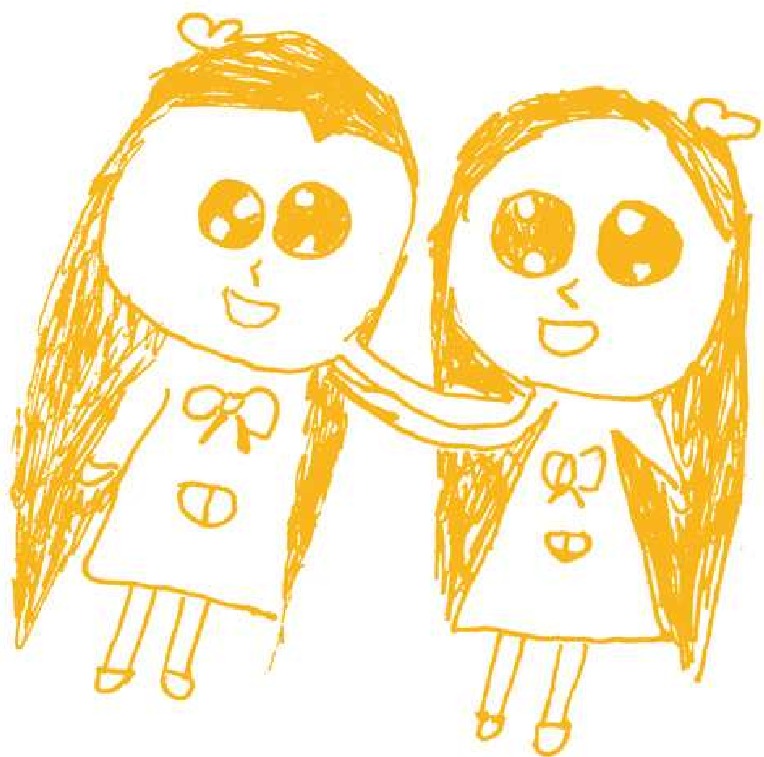
不管怎样，故事开始了。这期间他每周会和妈妈去爬山，喜欢上了种多肉植物，跟着朋友老宗学打鼓，还开车去草原收养了一只羊……为了鼓励他画完，我对他说身边的朋友都在等着看他的故事，如果完成得好有可能会去参加艺术书展。都兰对自己可以完成一个故事将信将疑，但又对别人的期待感到兴奋。从最开始他漫不经心地画，甚至故事的前几页都是由我代他涂色（颜色都是他选的），到最后迫不及待地想要画，小小人的故事慢慢浮现完整。

《小小人倒霉记》故事完结的那一刻，我眼见着那个不相信自己可以讲故事、可以画画的都兰，尽情投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那个被遗忘的小小人是他的内心映照吗？——不管再怎么倒霉，也会给他一个美好的结局。“不然就太可怜了！”都兰说。

小小人的故事看似有点无厘头，仿佛什么也没说。它或许稚嫩，但并不简单，小小人的故事似乎还有很多“留白”，让人读完有一丝淡淡的忧伤和感悟。而坚决不画新冠病毒的都兰，在作品里处处透着对“病毒”的担忧，也似乎通过这个故事，释放了他对疫情的恐惧。而我们，也通过都兰对自己内心图景的描摹，铺设出了一幅了解并理解他的地图。

都兰说，开学前他要再去一趟草原，去看看他的小羊。山、水、马、羊、草原总能让他心潮澎湃。青草味的都兰，带着他的故事，在这特殊的一年，希望能给更多的人带去些许治愈。





送给友谊

最好的朋友

至柔(8岁)、妮妮(8岁)

“我们要继续做书，要永远做在一起的书。”

Best Friend

自己生活的创作者

至柔和妮妮是两个八岁的女孩，她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至柔和妮妮非常羡慕嘉佳和豆豆可以做书，也很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书。至柔是个温暖的女孩，喜欢照顾朋友，尤其对小朋友特别有耐心。妮妮容易害羞，但内心又有特别坚定的想法。她们彼此依赖又超级互补，而且某些气质、感觉还特别相像，只要聚在一起就会形影不离，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叫错她们的名字。

至柔和妮妮都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至柔有一个姐姐，妮妮有一个哥哥。和嘉佳、豆豆不同，作为一出生就生活在非独生子女环境下的儿童，需要和别人分享这个世界对她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何与他人相处也是她们成长过程中一早就需要考虑的问题。相处时，我开始挖掘她们身上不同于独生子女一代的自我观念和与他人的关系。

《妈妈不在家》是她们的第一个故事，算是一个小小的练习，回想了她们熟悉的家庭生活——和哥哥姐姐的日常相处，练习用画面的形式表述出来。

妈妈不在家
哥哥会吓我







她们两人如此亲密，无论做什么都喜欢在一起，那什么样的故事更适合她们讲述和协作？

画完《妈妈不在家》，我问她们，要不要共同做一本书？一本关于友谊的书。

她俩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讲讲你们了解到的对方吧。”

“至柔喜欢粉色。”

“妮妮喜欢各种冰激凌。”

“我们也会吵架，但是很快就会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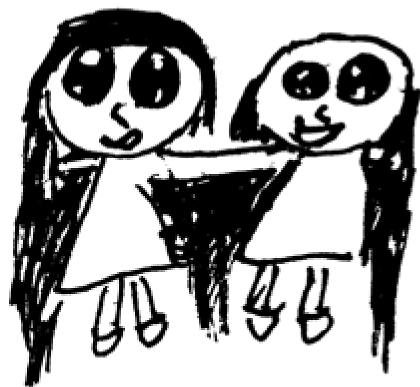
“我难过的时候，至柔会陪我一起哭。”

“我想我们长大后也能在一起。”

……

“那你们各自为对方画一张肖像吧！”

至柔和妮妮为彼此画出了最生动的画像！不是毫无生气的呆板写生，而是代入真情实感的创作。一旦画面代入真实的感情，便不再是简单的描摹和无意义线条的叠加。





这本小书就叫《最好的朋友》。小书还有一个特别的装订方式，将两个女孩的故事分别从左右两侧装订，但又被包裹在同一个封面里。装

订方式是从故事的开始就设定好的，为的就是让这本小书尽可能地去贴合两个独立又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阅读的时候，可以单独从一侧翻看，也可以左右同时阅读。虽然两个女孩的故事是分开的，但是最后她们又是相融的。每一本书都是由她们自己装订完成。穿针引线对八岁的孩子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所幸她们都很好地完成了。

做书的过程，就是孩子挖掘自己心中最真实的情感的过程。故事的内容和画面几乎都是她们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真实的故事，每一个孩子都是他们自己生活的创作者。

《最好的朋友》是一本简单、温暖，讲述孩子间纯真友谊的小书。希望成年人在合上书的那一刻，心底也会涌出丝丝暖意。



送给每个勇敢的人

暴力

《豆荚》杂志 第一期（**2018**年）

嘉佳、豆豆(11岁)、玥玥(10岁)

每个女孩用画面展现了自己了解或遭遇过的暴力，思考暴力为何产生，以及遇到极端暴力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她们告诉我们，暴力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感谢她们让我们“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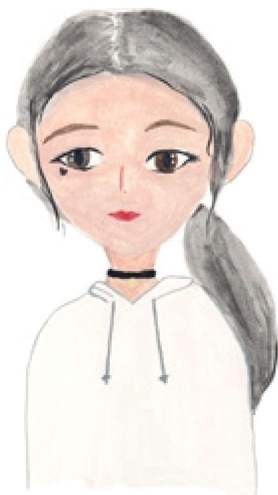
插图 / 豆豆

“好多人就是以欺凌别人为乐，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他们可能童年也遭受过暴力。”

“因为有句英文的谚语是这么说的：If you can't beat them，join them.”（如果你不能战胜他们，就加入他们。）

“延续一种小时候父母对自己的失败教育方式，以为是对孩子好，其实是在把孩子变成下一个施暴者。”



豆豆在画中刻画了几种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暴力：欺凌弱小、欺凌小动物、欺凌女性、校园暴力以及家庭中以爱的名义存在的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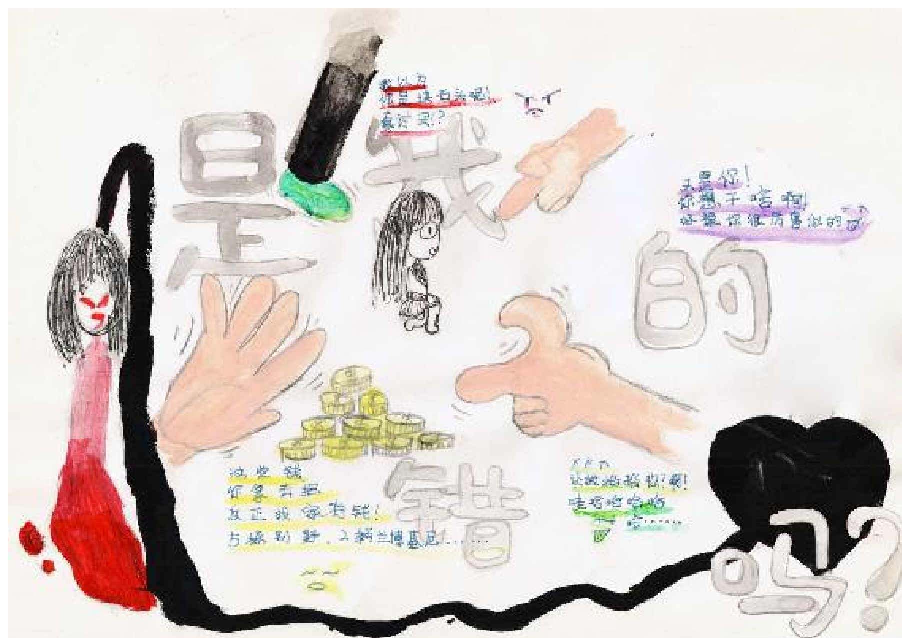


插图 / 嘉佳

“我现在已经学会通过自己的方法保护我自己了，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被欺负的人并没有错。我不是想怪谁，但是真的不是你的错，所以我把我的故事放进去。”



嘉佳在画中记录了自己遭受过的校园欺凌，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语言上的，以及因为老师的“愚蠢”而遭受的二次伤害。



插图 / 玥玥



“如果是身体的暴力，还可以直接打回去，语言的暴力才可怕。”



玥玥在画中记录了自己在校园中所经历的语言暴力，她对同学间的相互谩骂和嘲讽感到深恶痛绝。

插图 / 嘉佳

人类都喜欢"美好"的事物。只看表面，歧视没达到"标准"的"丑"，这也是一种暴力。



嘉佳在画中描绘了一个女孩整容前后的故事。在她看来，单一、肤浅的社会偏见也是对人的一种“暴力”。



插图 / 玥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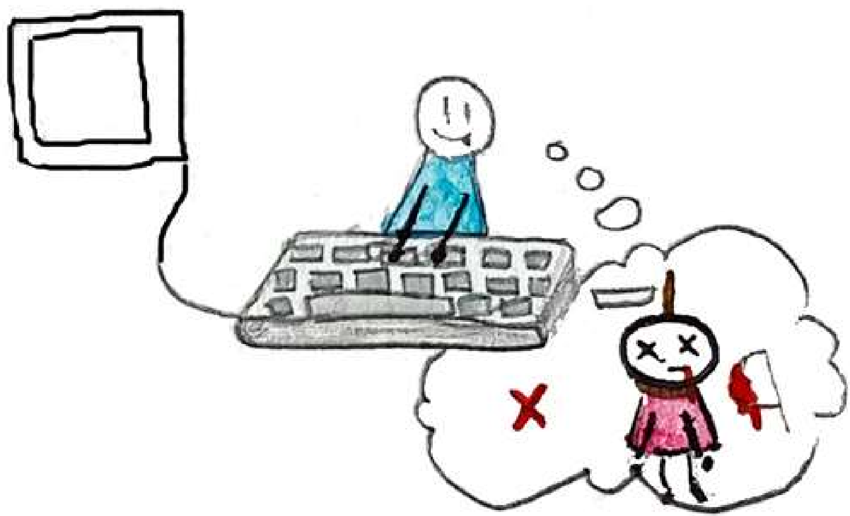
“暴力是可以循环的。”



在玥玥的画中，一个小女孩无法忍受欺凌自杀了，死后她来到鬼的世界，但她发现这个世界同样有欺凌，她只好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迫使自己也成为暴力实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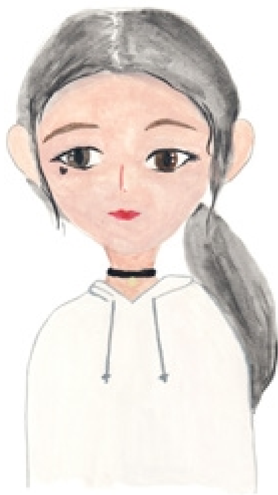


插图 / 豆豆



“那些在网上欺凌别人的人，其实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难过的事情无法疏解，于是他们会把情绪发泄到网上，让无辜的人受伤害，反正也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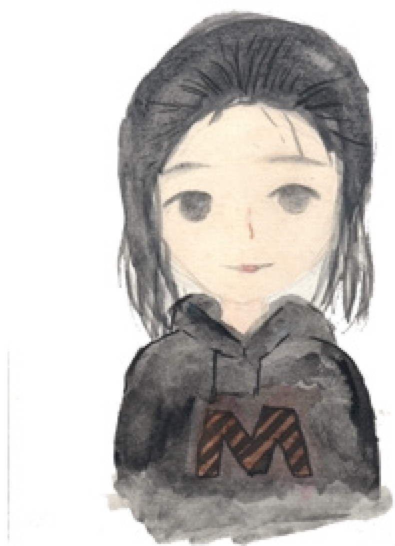
“他们才是真正的懦夫！”





拼贴 / 嘉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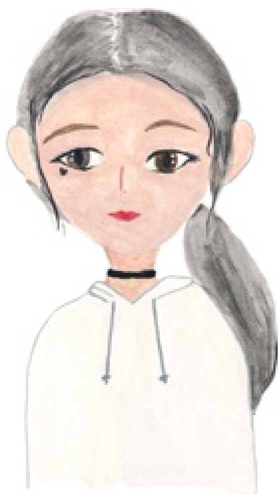
“迈克尔·杰克逊在网上被流言攻击。其实好多上网的人都不明所以，他们经常被一些花言巧语搞得热泪盈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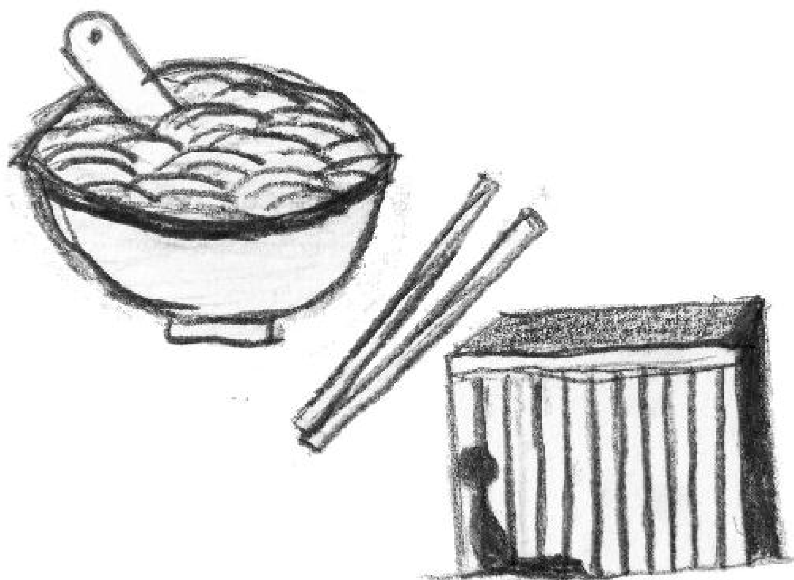


拼贴 / 豆豆

“网络的魔掌让一个普通善良的姑娘，变成一个取悦别人的人。”



背景：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2011年，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题图 / 玥玥

01/05/06/07 / 豆豆
02/03/04/08 / 嘉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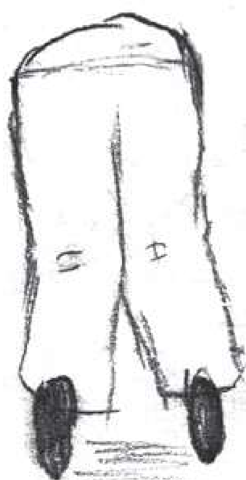
01

才99分！100分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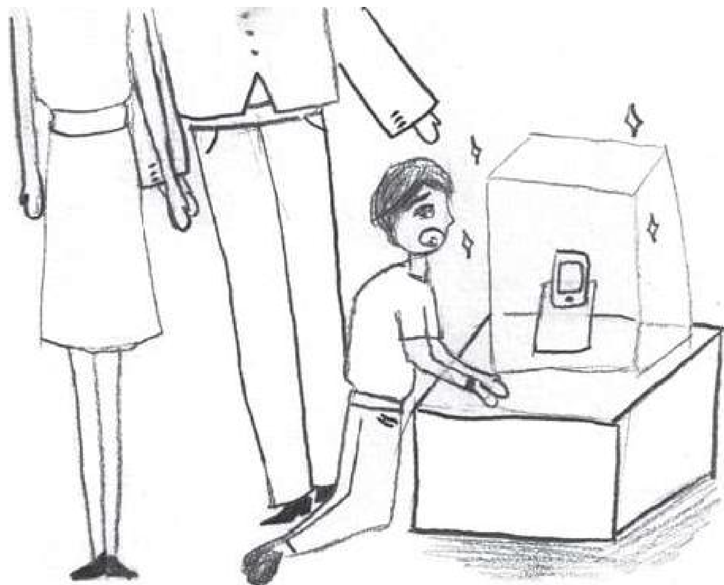






小子！你看我不抽死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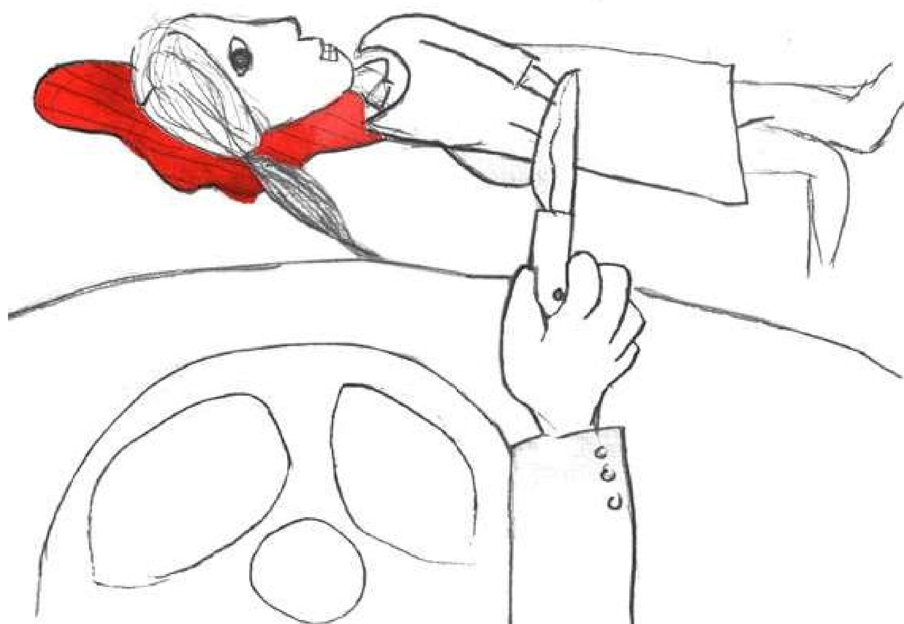

不行



买买买 一定给
咱儿子最好
的


对呀！
棒!!!
!!!
哈哈
真棒学习也好
不错啊
小伙子
真棒


哼！
你跑不了



08

为什么画关于药家鑫的故事？

我们在此之前聊过很多社会热点新闻：杭州保姆案、江歌日本被害案、马加爵事件、滴滴司机杀害女乘客……孩子们平时也会从父母的谈论、网络的传播中接触到类似的新闻。

“他的父母只教会了他怎么面对成功，而没有教会他如何面对失败。”

“他感觉别人对他期待太高，如果没有做到他们期待的那样，就会成为他们讨厌的那种人。”

“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完美，结果让自己变成了恶魔。”

……

我们希望看到暴力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不谈论暴力，就无法真正地避免它。

题图是玥玥所画。在药家鑫事件当中，她敏锐地捕捉到其中一个细节——药家鑫告诉妈妈自己撞了人，爸爸在第一时间带他去自首，药家鑫说想吃一碗妈妈做的面再走，但是爸爸觉得来不及了……

药家鑫再也没有机会吃妈妈做的那碗面了。于是，玥玥画了一碗面，以及牢中的药家鑫。

2019年1月初，即将给“暴力”这一期内容收尾的时候，北京的宣师一附小校内发生了一起男子伤害孩子的恶性事件。我们激动地讨论了整整一下午，一起在网上搜集资料，观看相关的防身视频，学习如何自我保护。甚至在此刻才了解到，当人们在突遇极端暴力时，能够做到大声呼救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还在网络上查阅了2001年日本池田小学发生的儿童被杀事件，此后池田小学每年都会带领师生举行悼念仪式，铭记这惨痛的教训。不仅如此，事发后，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立即行动起来，专门设立安全课，教给孩子逃生和防范技术，让他们很小就懂得什么是危险，并且碰到危险时，可以条件反射做出反应。此外，日本警方和民间共同推进“儿童110”，警视厅和地方政府充分动员学校附近及儿童放学回家沿途的商店和住户，选定一批“儿童110之家”，保障儿童在遇到不安全因素时可以第一时间得到保护，并及时联系到警方。了解了日本的这些措施，豆豆深深触动，她在画中写道：“社会应该反思！”


救命
遇到极端暴力怎么办？
如果没有梯子？没有没关系！你可以这样
在遇到坏人时候，用坚硬物体护住头部，以及其他重要部位。

插图 / 嘉佳 玥玥


如果有人想砍你……尽量要蹲下!!!
尽量离开人群……
人群
bad guy
跑！快跑！没有人能保护你，在危机时尽快保护好自己！
校园砍人事件
社会应该反思。哦！
犯人档案
性别：男
身高：178M
年龄：
原因：

插图 / 豆豆

谈论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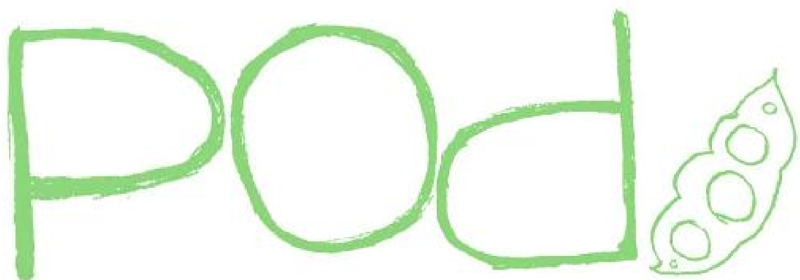
在嘉佳之后，豆豆和玥玥也依次加入做书的行列。嘉佳和豆豆当时十岁，玥玥九岁，她们课余时间都在接受教育戏剧的训练。在丰富的戏剧体验中，她们会接触和讨论大量的社会现实议题，培养出更多的批判能力及同理心，也让她们具备了多维度的思考方式。看着她们成长中越发丰沛的思想和情感，一起做本独立杂志的想法开始萌生，独立杂志是一种很好的可以作为表达的载体和容器。于是，《豆荚》在2018年创刊了。

豆荚，象征着少年主创们含苞待放的力量。

豆豆手绘了POD三个字母（即“豆荚”的英文）和一枚饱满的豆荚作为我们这本小小杂志的刊头。自此，我们决定《豆荚》以每年一本独立杂志的形式，展现少年们的生活，讨论少年们的观点。

《豆荚》第一期的主题为暴力。女孩们用画面来展现自己了解或遭遇过的暴力，思考暴力产生的原因，以及遇到极端暴力时该如何保护自己。

她们说：暴力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之所以将第一期主题定为暴力，是缘自当时嘉佳的转学经历，而转学的导火索是她和同桌的一次争执——对方用力掐了嘉佳，过去也曾多次对嘉佳和其他同学进行欺凌，这次嘉佳忍无可忍，和同桌打了起来。事后，老师居然对嘉佳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吗？！

听嘉佳讲完她的遭遇，三个女孩一起聊了一下各自遭遇和了解到的暴力。三人中年龄最小的玥玥，从一年级就在寄宿学校生活，因为多数时间是和同学们相处在一起，她对同学间长期存在的语言暴力感到深恶痛绝。而古灵精怪的豆豆喜欢明星，爱看八卦，她还梦想着靠自己做手工的短视频当上一名网红。豆豆一边蠢蠢欲动地做着明星梦，一边对愈演愈烈的网络暴力惊愕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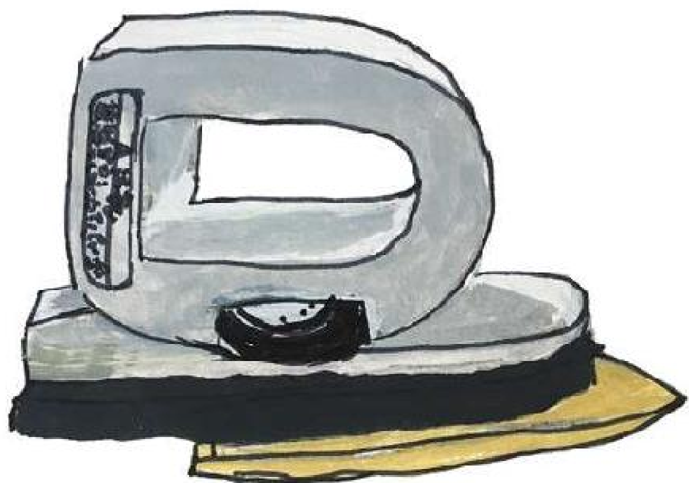
我感受到她们对各种暴力问题的担忧，以及应对欺凌无处排解的负面情绪。随着一幅幅关于暴力的作品被她们呈现出来，她们也释放出对过去自己的一些遭遇所承受的恐惧和压抑。与此同时，我也通过她们的分享了解到：如果遭遇暴力，她们是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坚定地站在自己身边的。玥玥分享她在学校被人欺负后妈妈总会第一时间帮助她，她骄傲地告诉我们：“我的妈妈是我们班最厉害的妈妈。”

孩子们通过画作传递出对暴力的看法和思考，希望让更多的同龄人看到，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同时，也希望成年人能够看到，可以给予孩子们更多理解和帮助。而画面之外，我们更多层面对暴力的探讨和了

解，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暴力的产生并不只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行为共振。

2019年5月，我们带着《豆荚》的第一期“暴力”参加了北京abC艺术书展，当时嘉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现在已经学会通过自己的方法保护我自己了，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被欺负的人并没有错。我不是想怪谁，但是真的不是你的错，所以我把我的故事放进去。”

感谢勇敢的你们——“如果我们不谈论暴力，就无法真正地避免它。”





给所有的女孩和女人

谁是女巫？

《豆荚》杂志 第二期（**2020**年）

嘉佳、豆豆13岁

嘉佳和豆豆，两个13岁的女孩，她们在清晰地看到女性力量的同时，也想分享女性在这个时代仍面临的一些污名、不公和妥协，希望让更多的女孩在成长的路上有勇气击退那些偏见和糟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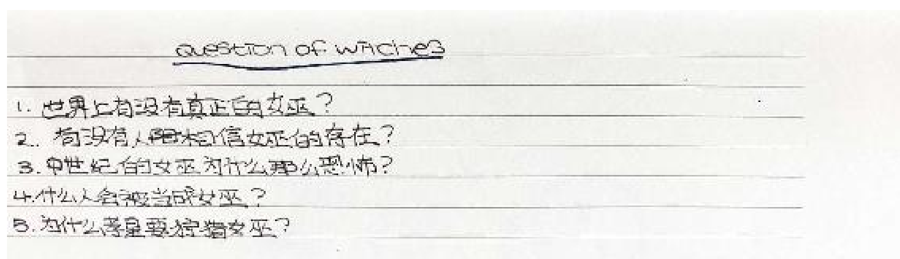






插图 / 豆豆

从女巫开始……



question of witches

1. 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女巫？
2. 有没有人相信女巫的存在？
3. 中世纪的女巫为什么那么恐怖？
4. 什么人会被当成女巫？
5. 为什么老是要捉猎女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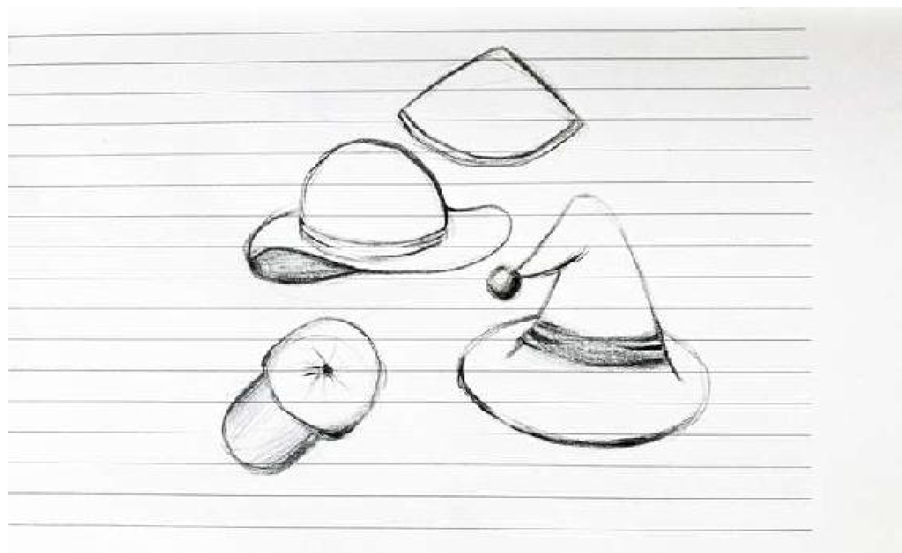
文字整理 / 豆豆

女巫的帽子为什么是尖的？

为什么尖顶帽会跟女巫扯上关系呢？目前流传得比较广的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女巫的尖顶帽来源于犹太人的帽子。1215年，天主教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要求犹太人戴上犹太帽，以便反犹太人者能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自13世纪起，人们一直认为犹太人与撒旦之间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关系，因此他们的尖顶帽子便成了邪恶的象征。画家在画念着咒语的魔鬼时，会给它画上一顶犹太人的尖顶帽。到了1431年，匈牙利的法律甚至规定，被举报的巫师需要戴上犹太人的尖顶帽游街示众。

第二个说法则认为尖顶帽与新教贵格会有关。清教徒认为贵格会成员会热衷于巫术，而且会与撒旦交易，出卖自己的灵魂，因此这两个派别间矛盾不断。到了18世纪，这一矛盾更是达到了顶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戴尖顶帽的女巫形象开始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中，因此有些人认为女巫的尖顶帽来源于贵格会成员的日常服饰。



1798年，画家戈雅在作品《空中的女巫》中，把尖顶帽和巫师联系在一起。



《空中的女巫》局部临摹 / 豆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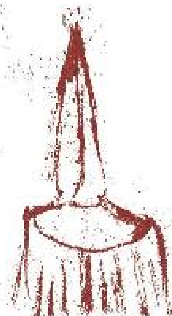
尖顶帽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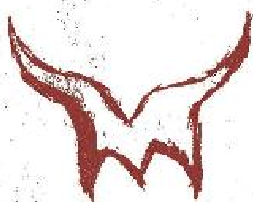
Hennin 1.0
1400
中世纪女性戴的
初级版
尖顶帽
Eur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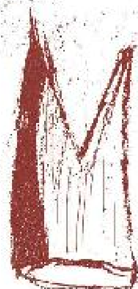
Hennin 2.0
1500
中世纪女性戴的
进阶版
尖顶帽
Eur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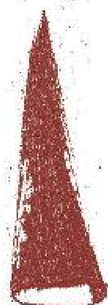
Religious ascetic
top hat
1600
法国宗教苦修
的尖顶帽.
French. German.



[illegible]



[illegible]



受到中世纪女性的
影响，人们对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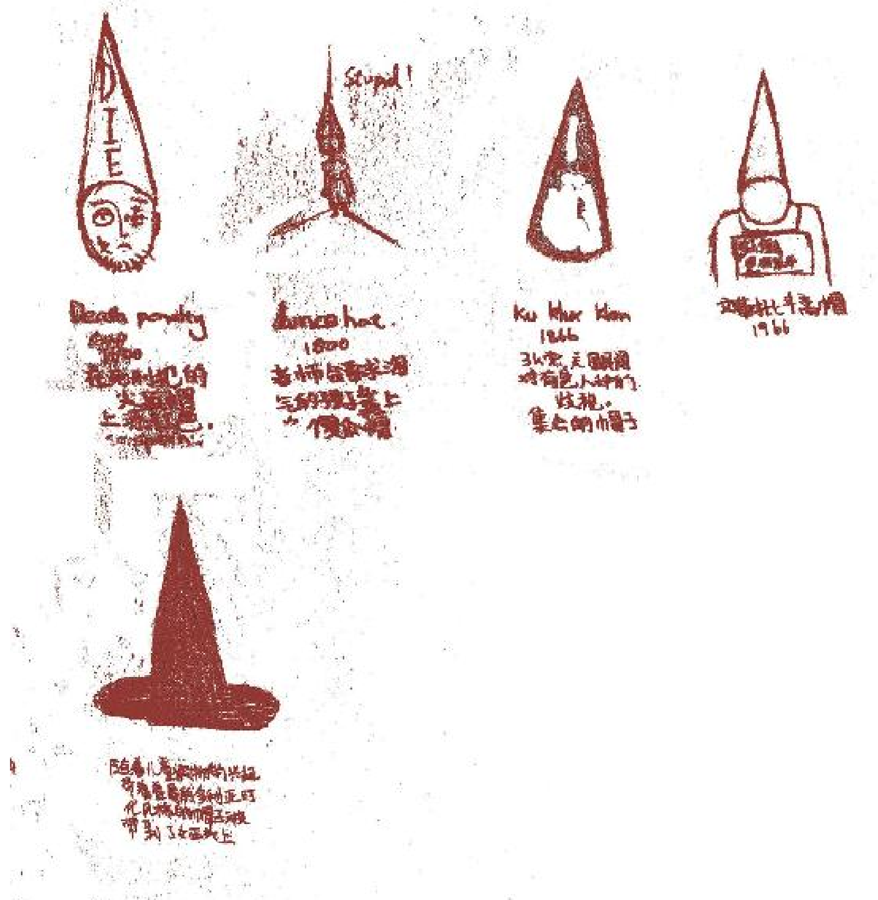


插图 / 嘉佳

佩戴没有帽檐的尖顶高帽，在世界范围内，都成了一种羞辱惯例。比如，曾经在英国和美国，孩子淘气时被老师罚站，会戴上一顶圆锥形的“傻瓜帽”，直到公立教育开始倡导尊重孩子，这种做法才被取缔。

但与此同时，作为睡前读物的童话和幻想艺术流行起来，这种带有羞辱意味的尖顶帽子加上了宽大的帽檐，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巫婆们的标志性服饰，《绿野仙踪》里的巫婆就是一个典型。《哈利·波特》里也有这样一顶分院帽。

参考来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817/05/21660266_679782099.shtml

女巫为什么要骑扫帚？

Q3:女巫的特征,

独居、通常精占卜之术、豢养魔宠(多为猫)身上附带了魔鬼的标记

会骑扫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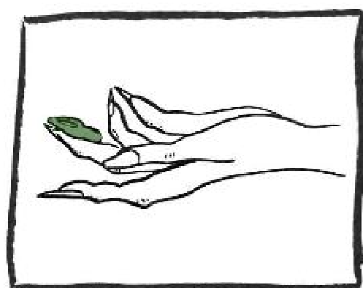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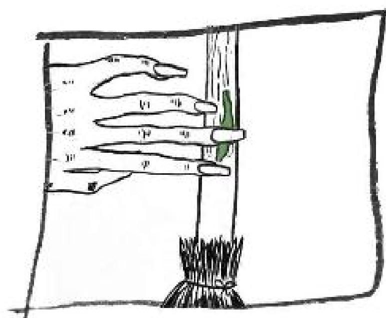
Q4:女巫为什么骑扫帚

当时有一个膏药和现在的毒品类似,可产生飞行效果,通过皮肤吸收,当时认为阴部(内)是吸收的最容易的part,女性上瘾者会用扫把、杆,摩擦阴唇部位而感到飞起,那个药膏被称为"女巫飞行膏"

文字整理 / 嘉佳



插图 / 豆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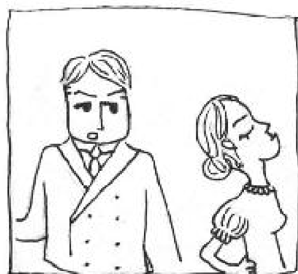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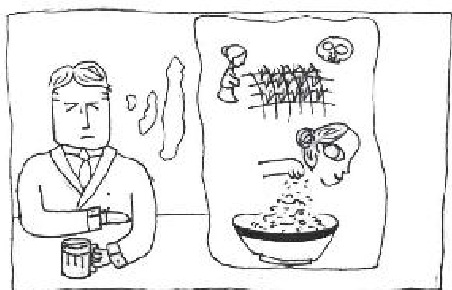

人们利用不断进步的药理学知识来生产有致幻作用的药膏，将其称为“女巫的佳酿”。为了能够以最有效的方法涂抹这些药膏，使用者从家里借用了一个工具：扫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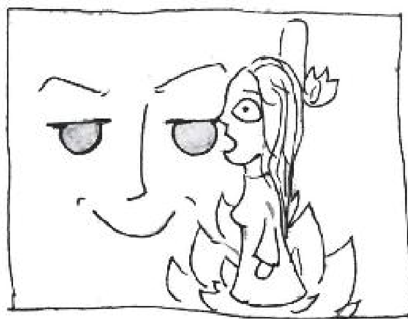
插图 / 嘉佳

女巫的起源









插图/嘉佳

Q1:女巫的起源是什么(or原形)

在中世纪的女性地位没有那么低，甚至出现了"女性主义"的先驱

男人们认为女性想毁灭男性，而方式就是种植药草毒害他们，

于是出现了女巫。

Q2:为什么会出现"猎巫运动"?

把一个人打成女巫，不仅出了自己胸中恶气，还能抢到财产。于是

社会恐惧心理衍生的个别行为，逐渐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群体

"猎巫运动"。

文字整理/嘉佳

被施以火刑的女巫



插图/嘉佳

历史及神话中的女巫

01.圣女贞德，法国的民族英雄。

02.美狄亚，由爱生恨的复仇女巫。

03.希普顿修女，16世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04.安妮·博林，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王后。

05.摩根·勒菲，是亚瑟王同母异父的姐姐（亚瑟王的母亲与其前夫康沃尔公爵的女儿）。

06.玛丽·拉沃，一位崇尚自由的黑人女性。



肖像 / 嘉佳 豆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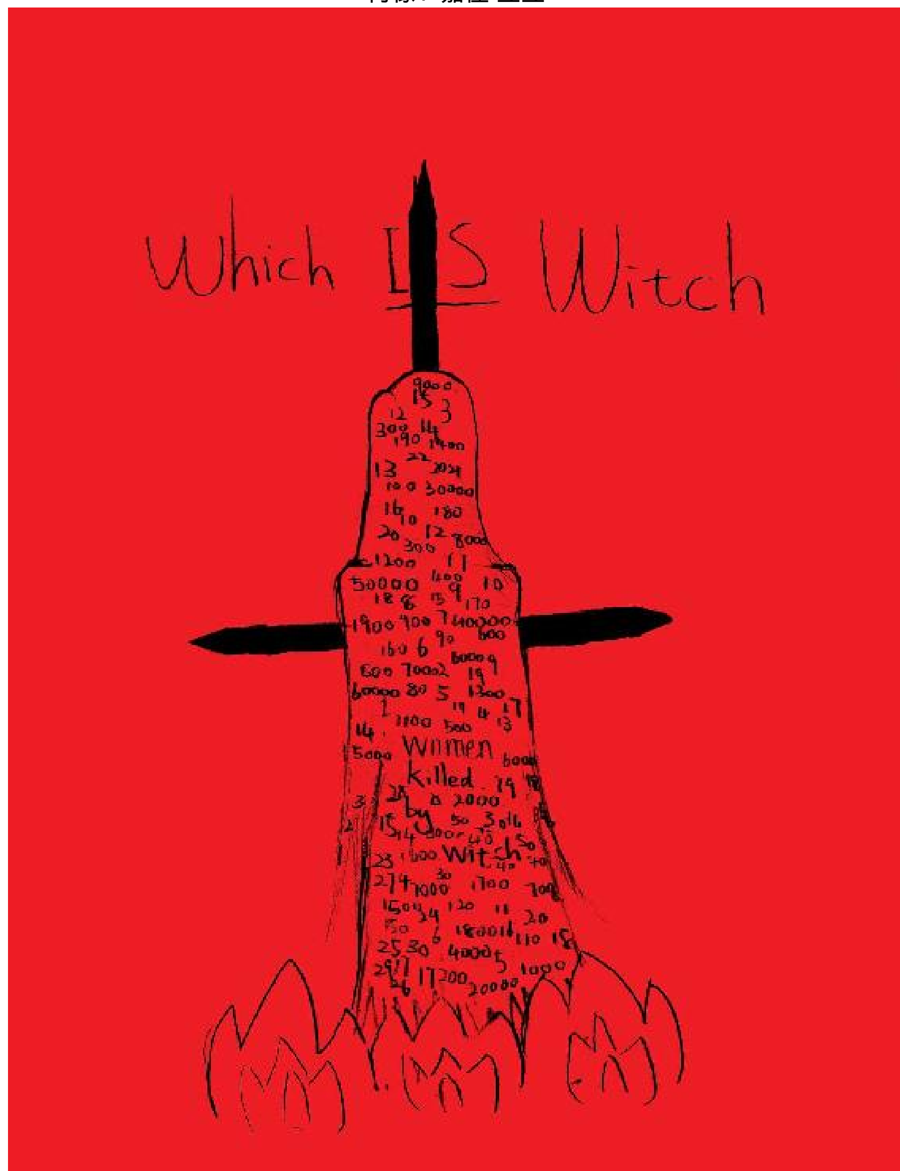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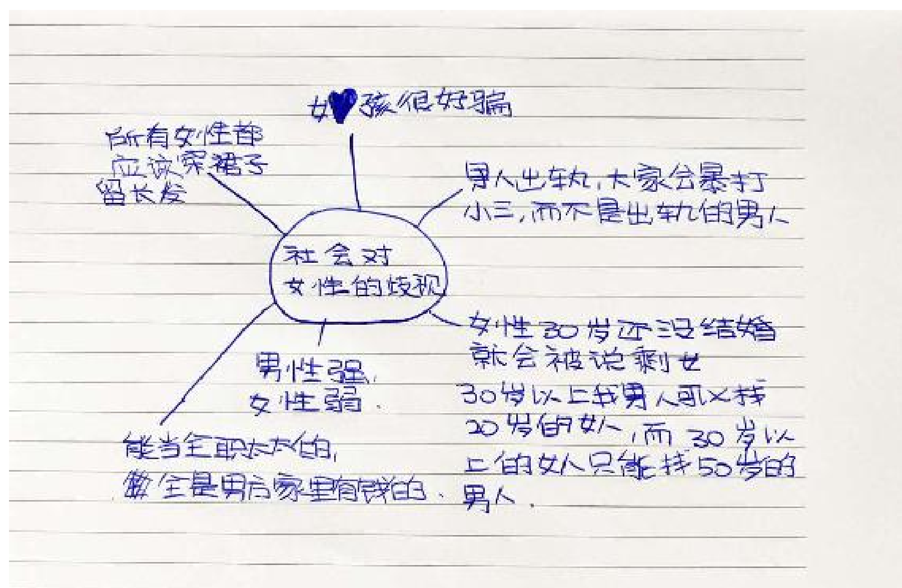


插图 / 嘉佳

那些对女巫的控诉和污名化，在当今消失了吗？……





插图、文字 / 豆豆

无处不在的女性偏见



插图 / 嘉佳 豆豆

被现代媒体物化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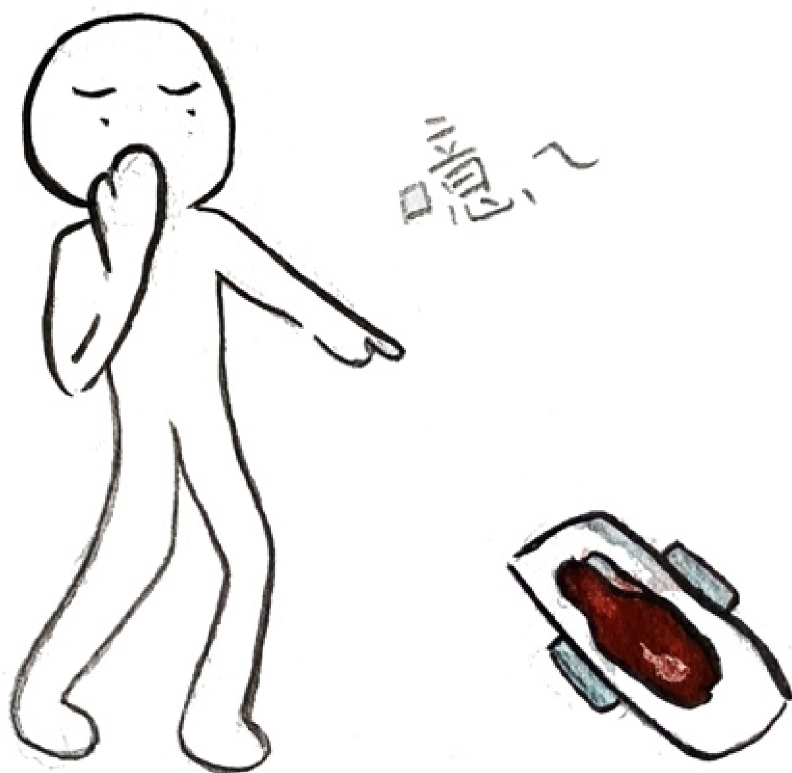

插图 / 豆豆

进入青春期的两名少年，性别意识逐渐清晰，她们对媒体上不同语境下的女性，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以及逐渐清晰的观念。

月经不是可耻的！

插图 / 嘉佳

文字整理 / 嘉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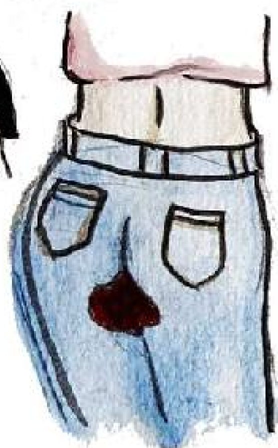


“我们通过月经这件事发现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对女性的偏见了。直到现在，依旧有用陈旧方法对待月经的国家。同样，在寺庙、在我们身边、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偏见。”

不洁的！

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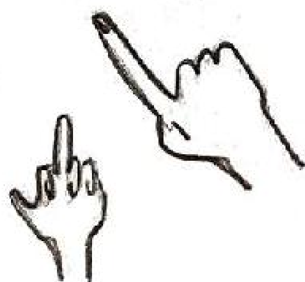






羞耻！

肮脏！



晦气！



月经小屋



现代医学早就揭开了月经的秘密。它是女性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为孕育新生命提供生理基础。这种生理性的出血，和流鼻血一样，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到羞耻。它既不需要被歌颂，也不需要被贬低，仅仅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去看待而已。但是想要打破几千年的枷锁并没有那么简单。在今天的印度、尼泊尔等地，月经期的女性仍被视为不洁，甚至还有专门安置经期女性的“月经小屋”。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女性月经谈之色变、扭捏害羞，依然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月经羞耻，摧毁的是一个女孩的自信，以及对自己性别的认同。

身处网络风暴中心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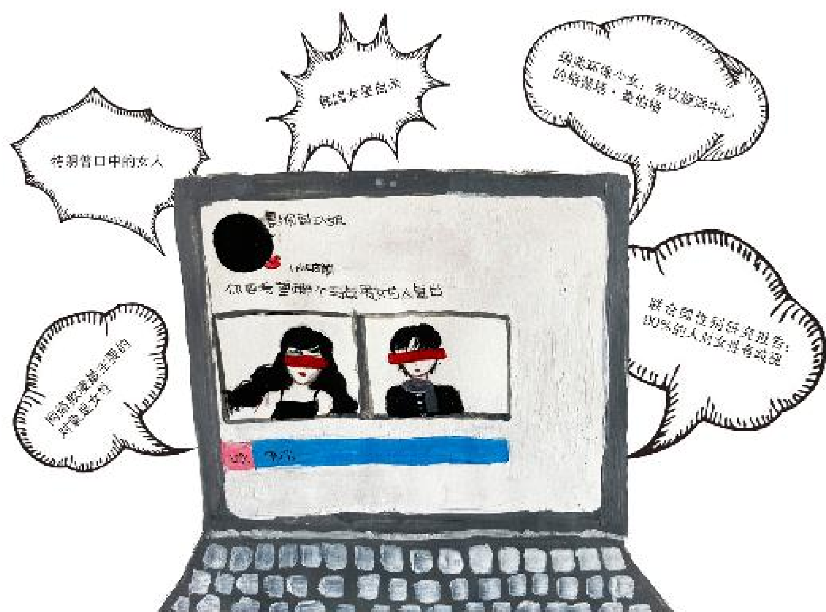


插图 / 豆豆

女性对自身的看待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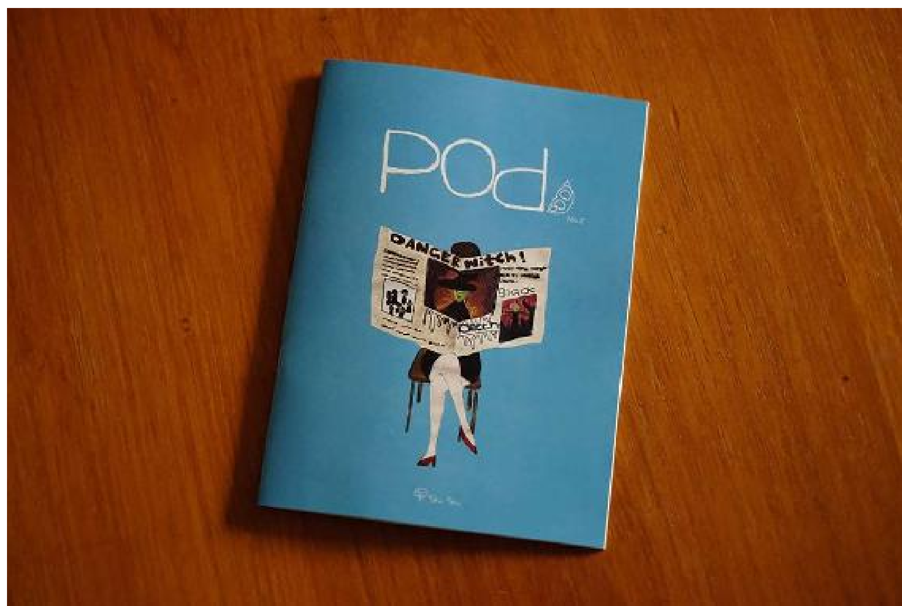


插图 / 嘉佳

“这里关键的是，不仅社会里的男人对女人有偏见，更多的是女人对女人的偏见。”

每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产生过身体焦虑，觉得自己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身材不够瘦……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外界的评论和审美标准，而女性要勇敢面对和接纳自己，并警惕使用男性视角审视自己和他人。

“青春期”拒绝标签化地



2019年，12岁的嘉佳和豆豆进入抓马教育的“直面鸿沟”青年剧团，开始排演她们的第一部大戏《麦克白》。麦克白本是军中大将，在一次凯旋途中，被三个女巫预言将成为未来的君王。自此，麦克白起了篡位之心，整部剧也是关于他如何实现欲望野心，又如何走向堕落的。麦克白的转变从遇到三个女巫开始，为什么女巫的预言会搅乱麦克白的内心？女巫又代表着什么？在各种疑问和讨论中，孩子们对女巫产生了兴趣，并开始了对它的溯源。

我们先是找寻历史中对女巫的定义，讨论它的演进以及不为人知的事实和传说。随着对女巫历史了解更多，由女巫延展出的话题也越来越深入，正值青春期的两个女孩发现，女巫是中世纪起就开始的一种对女性的污名和打击。但是，现代社会对女性的污名消失了吗？于是我们找到了一个从女性本身出发的视角，进入历史、艺术、社会新闻和观念，联系自身步入青春期后身体和意识正在发生的变化，最终进入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女性的思考。我们的话题从女性开始，再到女权、女巫，最后又回到女性——撷取《麦克白》中的女巫以及女巫延伸出的女性话题，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不断翻新对同一概念的理解，围绕女巫的一系

列女性问题如女权、女性污名化以及女性解放等种种话题像波浪一样泛开。《豆荚》第二期“谁是女巫？”由此开启。

这个过程对于两个女孩来说非常珍贵。似乎由于身体变化带来的感知，她们笔下的这些画面也变得非常丰富。经典的绘画作品和当下的新闻，都变成了她们笔下生动的形象，而这一次的创作也将作为她们告别童年、进入青少年的仪式。我们和孩子们共同面对的终将是“我们是谁？”的命题，画下这些人类历史中的不幸和群像，也许是她们从“我不愿成为”到“我要成为”的开始。绘画和研究同时进行，最终汇集成我们最新的这期杂志。

“这真的是两个13岁女孩做的杂志吗？”

2020年的艺术书展上，几乎一半以上拿到这本杂志的成年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惊叹。

“我想这些大人已经忘记自己13岁时的样子和想法了吧。”豆豆说道。

“你们怎么看待你们正在经历的青春期？”

豆豆长叹一口气：“我觉得‘青春期’就是大人给我们贴的一个标签。本来这个阶段我们有很多困惑和问题想要向他们求助，结果他们说：‘不用去管他们，他们现在就是青春期。’这是大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他们直接用‘青春期’这样一个标签就把我们打发了。”

“青春期都会有什么问题呢？”

“青春期出现的问题，其实是社会和家庭本来就存在的问题，只是在这个时候被孩子表现出来了而已。”

“那为什么是在这个年龄段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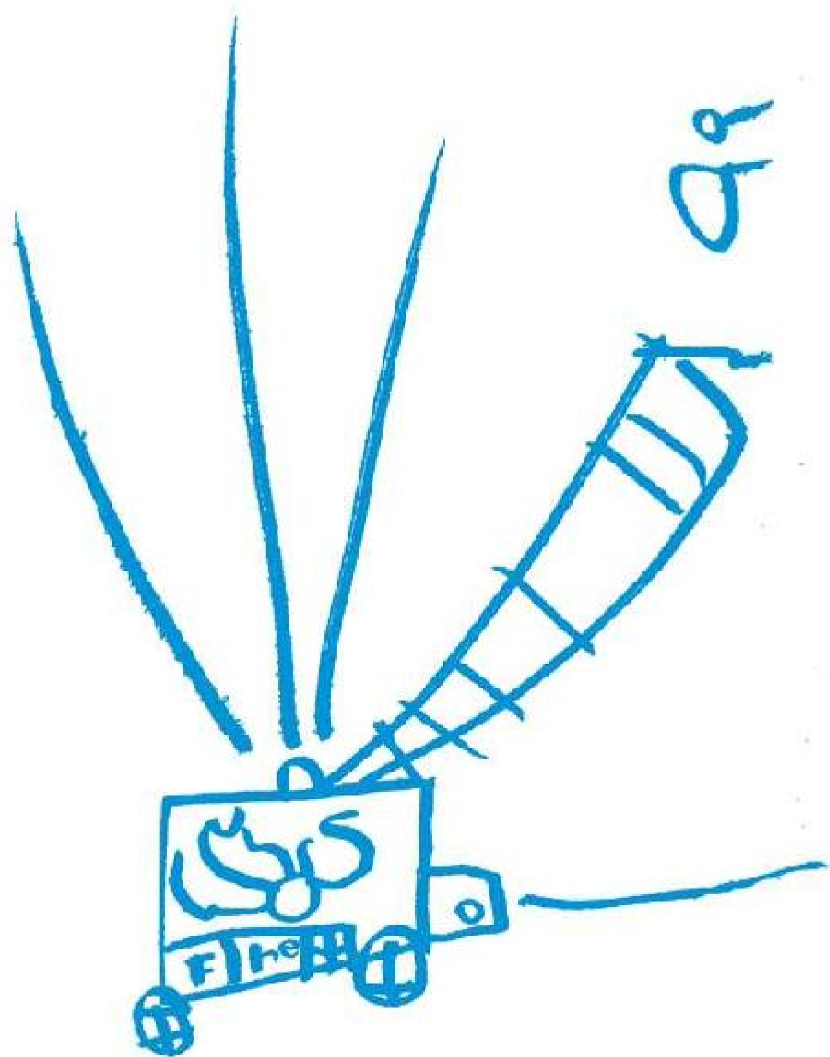
“因为这个年龄的我们不再是小孩了，开始有一些自我和自主的想法了啊。”嘉佳补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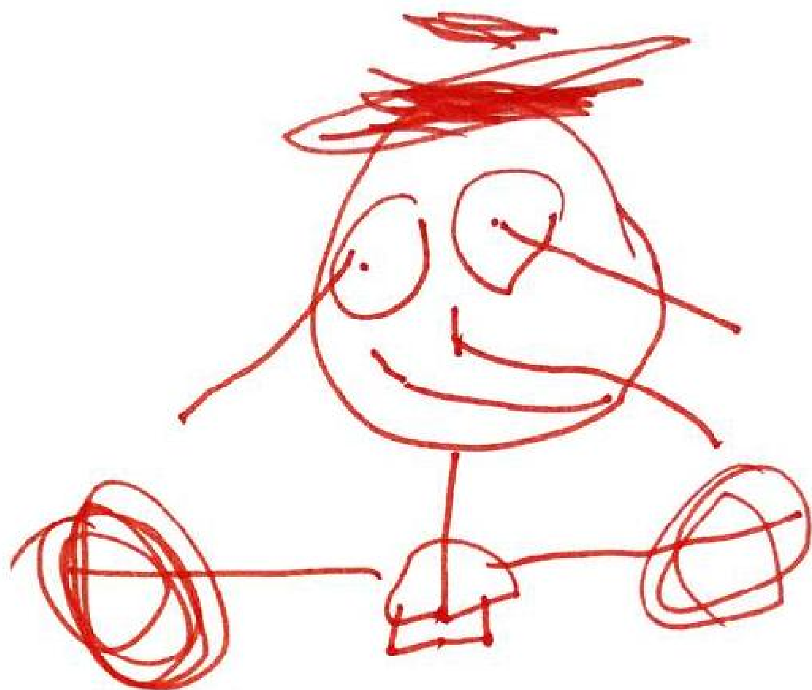
这次短暂的对话提醒了我们，需要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孩子们了，因为她们开始进入人生新的阶段，她们的“青春期”拒绝标签化。她们对于自我的认识如此清晰、强烈，并且能表达出和成人世界的矛

盾，甚至带着一种历史的意识看待自身和社会的问题。

也许，过去七年和孩子们实验碰撞的东西，除了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挥洒想象力的空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以及和我一样的成年人：孩子每一天都在变化成长。他们每天都需要将自己的各种经历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而记录下自己的经历，这一过程就是珍贵的学习。因为“看见”了自己，他们便更善于了解自我的感受。艺术并不是一种结果，孩子们也并非只是学习艺术技巧。七年来，虽然和她们一直在以绘画、视觉的形式工作，但这些都是她们成为自己、看见自己、获得自我感受的过程，这个过程远比获得艺术技巧更加重要，甚至更加紧急。

《豆荚》目前两期作品所呈现的，远不及我们日常的讨论和体验。上面短暂的对话，看似漫不经心，但相互间一次次的发问和回答，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见对方和自己。希望更多的孩子和爸爸妈妈也能从中获得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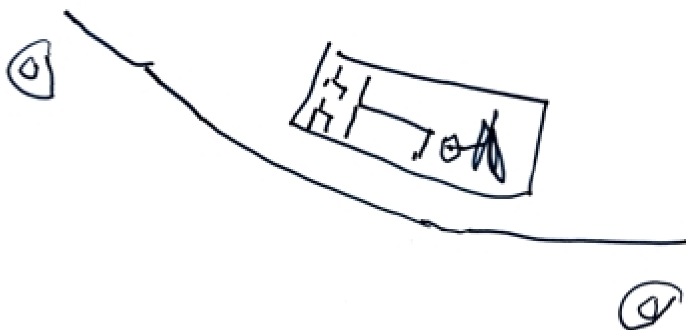




愿每个孩子都不再受伤

图钉受伤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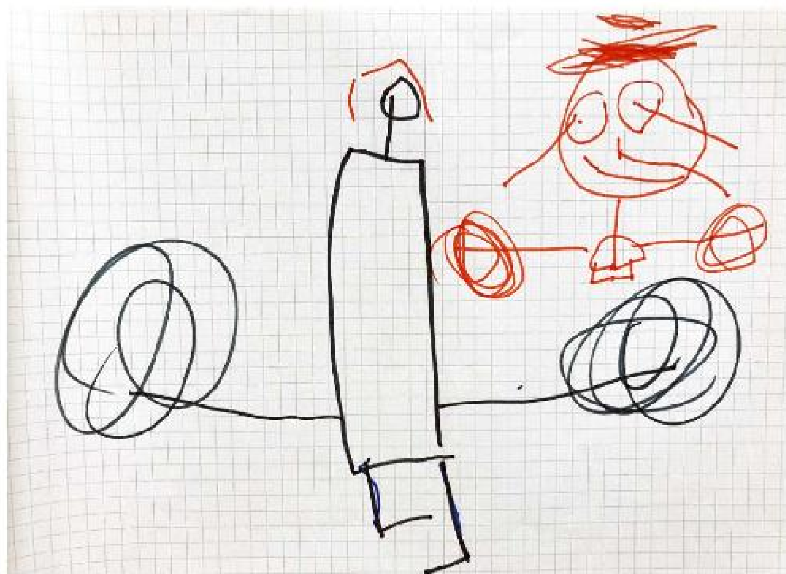
“我的头受伤了，我需要换一个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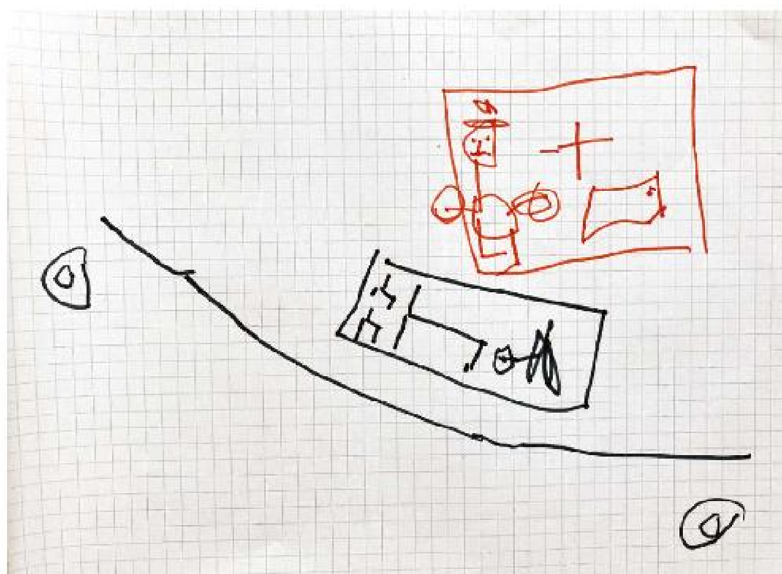
图钉(3岁8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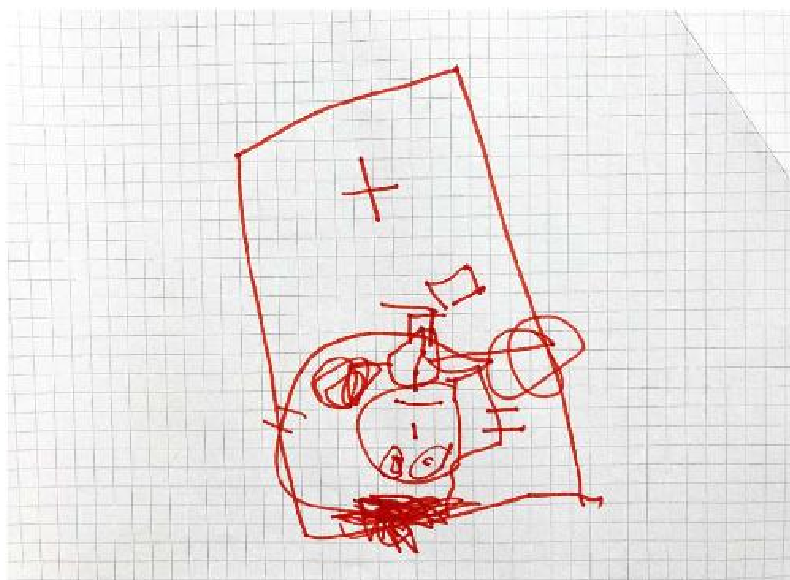
2020.4.9 我受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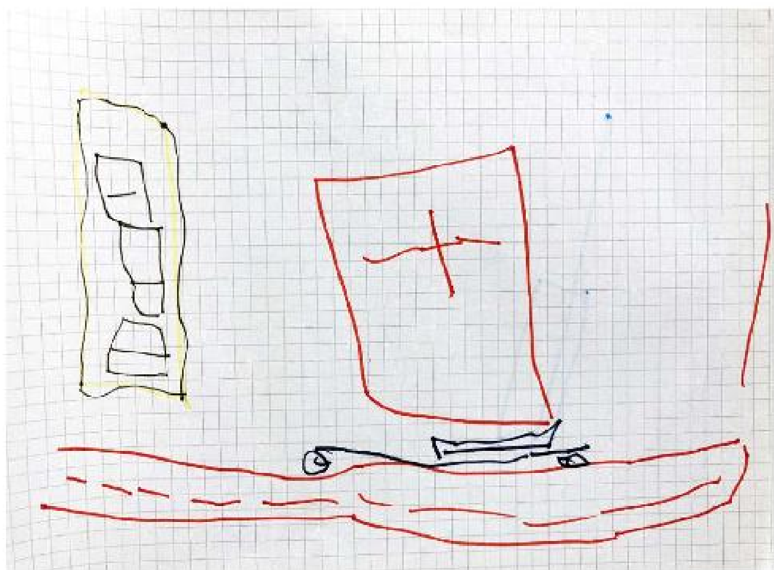
这一天，我和妈妈在家画画。
一不小心，我从椅子上摔下来把
头摔破了，我哇哇大哭，眼泪鼻涕
一起流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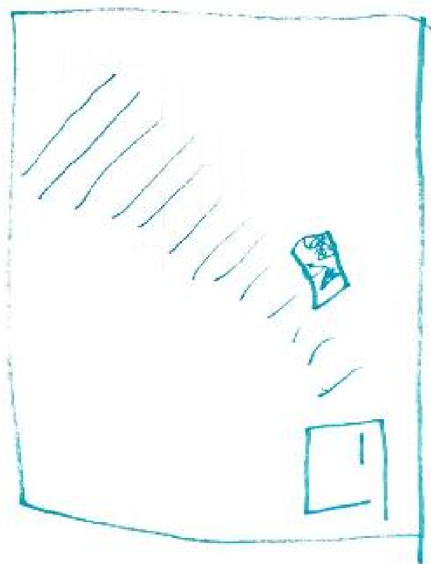
爸爸开车带我们去医院，医生
在病房等着。



医生让我躺在病床上，给我止血，还在我的头上打了两个钉，但我很勇敢一点也没哭。



最后，爸爸开车带我们从医院回到家。



在路上我问爸爸，我需要换一个头吗？

走上楼梯回家，爸爸果真拿出一个新的头要给我换上，我惊呆了！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个戴着和我一样头套的哈密瓜呀!

总是受伤的孩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岁之前的图钉是排斥画画的，他只喜欢看我画画。在幼儿园涂色时，他还会担心自己把颜色画出边框。

春节后，由于疫情长时间在家，我们一起做了很多手工。用废弃的纸盒做了一个蓝房子，大块的蓝色交给图钉涂，门窗的颜色、位置由他来决定，他还给蓝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高山”。做蓝房子的那天正巧赶上情人节，和图钉聊了聊这个关于爱的节日。也许，因为疫情有很多相爱的人不能相见。于是，我们商定，由我为他的蓝房子画上一对相爱的男孩和女孩。我告诉图钉，爱不会被任何东西阻断。



在不是平面且没有边框的材料上涂色，让图钉对颜料不再那么谨慎。另外，虚拟的房子让他有了一种“拥有权”，一边“刷墙”，一边唱起《粉刷匠》，颜料溅到手上和脸上，可爱又有趣。

家里的菜板长毛了，丢了有些可惜，我们商量要不要做一把枪。于是，找出家里现成的工具、木棍，平日积攒的一些零部件，还借来爷爷家的老锯，我们就这样在阳台上开工了。



有一次，我们拿起一个废弃的鸡蛋盒，寻思着在这个材料上玩颜料。因为那段时间他总爱读《三个海盗》的故事，看着鸡蛋盒里的凸起，他一下联想到了海盗的帽子，那就把鸡蛋盒做成三个海盗吧。鸡蛋盒凹凸不平给涂色增加了难度，但是越涂越期待完成后的样子，涂完大色块后再由我添加细节。看着完成后的作品，图钉有了满满的成就感。





用鸡蛋盒做的“三个海盗”

还有一次，我们把家里的木夹子、吃剩的冰棒、一次性餐具、纽扣等物件都收集起来，用夹子做联想的练习，给材料涂色、切割，制作了飞机和蝙蝠。





我们一起看《哈尔的移动城堡》，每天吃早饭时，他都会模仿火魔卡西法的样子，还和爸爸从公园捡来木棍，做了火魔卡西法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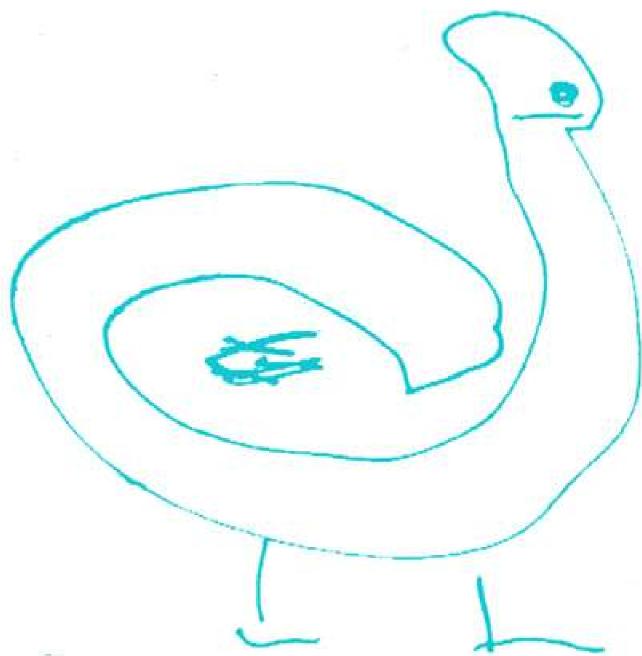
3月的某一天，总是画些线条和圆圈的图钉，突然画出了一个小人，紧接着他的画本上出现了他当时还在痴迷的托马斯火车系列，他还能凭记忆画出几个月前我给他讲解宇宙时画过的地球。

事实上，图钉并不比同龄孩子画得有多好。手指的灵活度，对线条、形状的表现力也只是恰恰在合适的年龄呈现出来而已。不过对于事

物的观察力，对于故事的表述和逻辑能力，缘于从小对从事戏剧工作的爸爸排戏、讲戏的耳濡目染，也缘于我们日常从没间断地听故事、讲故事、表演故事——两岁时他便自己轮番扮演不同角色，表演《杰克与魔豆》；开车路上三个人不知演了多少次《托马斯成长记》；戴上大毡帽变身《寻梦环游记》里的歌神德拉库斯，跟着爸爸学唱那首《请记得我》……不断地讲述和表演故事，让他的表达变得越来越清晰和完整。




假装在海边度假





把图钉的画做成布偶

自从都兰开始做书，小小人的故事每周都会有推进，我将这个过程分享给图钉，他也变得无比期待，等着小小人故事的结尾到来，这个过程好似也给图钉带来一个同龄人的引领（图钉对故事的期待我也同样反馈给都兰）。终于有一天，完整看完都兰小小人的故事之后，图钉说："妈妈我也要画一本书。"

《图钉受伤记》便在那时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的完整表述。虽然是个受伤的故事，起承转合之间也算有了让人忍俊不禁的效果。

此外，我们还给书做了一个有趣的包装设计，用保护水果的泡沫网兜套在书外，以此呼应图钉受伤后带的保护套。拿到书的读者，大都很喜欢这个小网兜的设计。



整个疫情停学期间，图钉受了三次伤，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伤，但是接连受伤让我们不得不开始审视自己——为什么孩子总是受伤？

最后那次受伤是他在草地奔跑，一脚踩在树坑里，结结实实地扑倒在正前方的大石头上。去医院的路上图钉爸爸问我：“你觉不觉得图钉最近频繁受伤和我们的状态有关？”一刹那，我好像听到了心里那个隐藏的声音，原本以为一直陪在他身边的我，变成了一个有意无意总是忽略他的妈妈。

对病毒的恐惧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的焦虑与日俱增。然而，在我尚未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时，图钉已经清楚地听到了；在我还没来得及正视自己游离、焦虑的状态时，图钉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开始变得特别黏我，会因为我的离开冲我发脾气，同时也变得小心翼翼，因为担心我会生气，努力呵护我的情绪，甚至会在受伤的时候说：“对不起妈妈，是我不小心。”

在特殊的境遇中，一些日常生活中隐藏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社会的、家庭的、自我的种种问题，在巨大洪流的裹挟中开始触礁。而孩子就是那面镜子，他第一时间映射出了我们成人的问题。我想到了大卫·麦基的绘本《东东，等一下》，东东告诉爸爸妈妈，家外的花园里有一个怪物，但是爸爸妈妈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他们说：“东东，等一下。”于是，东东走出家门被怪物吃掉了，然后怪物来到了东东的家……这个故

事是图钉几个月大时我们就给他读的，到此刻我才更能体会这个故事的奥义。经历了疫情的洗礼，照见我们内心的问题。还好，这一切都还不算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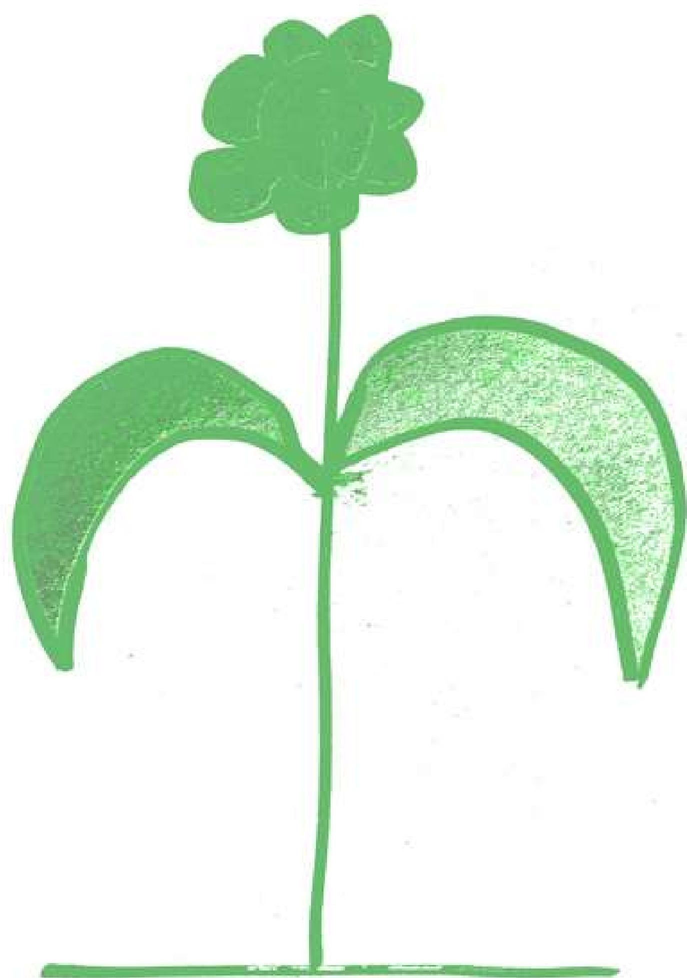
10月，我需要离开北京几天去参加上海abC艺术书展，这是图钉出生四年来第一次和我分开，半个月来我感受到他一直努力做着和我分离的准备。出发前一晚入睡，图钉对我说，妈妈我会梦到你爱我哟！我说，妈妈不只在梦里，在现实中也会永远爱你。

上海回来，图钉拿到书展出售《图钉受伤记》的版税，买了自己喜欢的奥特曼玩具，他开始意识到可以用自己的创意来换取喜欢的东西了，跃跃欲试要继续做书。不过生活里还有更多更好玩的事情在等着他，可以重新拥抱大自然、观察停在树上的小昆虫、和从姥姥家接回来的猫玩耍、不断推倒再重建的积木，还有更多好看好玩的绘本和故事……

那就享受这一切，静待花开吧。与此同时，我们大人要做的，不就是要去努力“看见”和“听见”孩子们吗？这样他们就不会再被怪物吞噬，也不会再变成一粒种子。



图钉（4岁半）绘于2021年元宵节



出版说明

本书中所有图画作品均由孩子独立创作，存在少量错别字，为保留孩子作品的原汁原味，故未作修改，特此说明。

全书页码、书名“变成种子的小孩”由四岁图钉手写。

编后记题目由九岁半至柔手写。

绘本《变成种子的小孩》内文文字由嘉佳十一岁时手写。

绘本《最好的朋友》内文文字分别由至柔、妮妮手写。

绘本《小小人倒霉记》《图钉受伤记》内文文字由至柔代写。

作者简介

开开，独立出版设计，SHU SHU 工作室创始人。



SHU SHU公众号“讲澍集”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版权信息
序
变成种子的小孩
不再成种子的小孩
小小人倒霉记
铺设通往内心的地图
最好的朋友
自己生活的创作者
暴力
谈论暴力
谁是女巫？
“青春期”拒绝标签化地
图钉受伤记
总是受伤的孩子
出版说明
作者简介